

長篇技擊創作

力

還珠樓主作



7

新
型
長
篇
技
擊
小
說

力

· 還珠樓主作 ·

正氣書局出版

新 型 長 篇 技 擊 小 說

力

(7)

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

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正 氣 書 局

發 行 者 正 氣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

電話 二〇九號二樓
九三〇六三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• 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 •

新 型 長 篇 技 擊 小 說

力

(7)

目 次

- 一 藤舟救美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三 深情誰與訴苦緒托微波三六
- 四 火箭飛刀……………五五
- 五 力的偉大……………七五

新創
技擊

力

(七)

還珠樓主作

藤舟救美

加交並始，帶了江萊茹億剛走，忽聽衆聲吶喊，眼前倏地一亮，衆人驚看，原對面大片高樓上，平添出許多倍的燈光，每所房檐角上，均有數十百枝粗如人臂的油松火把點起，照得敵人所居大片樓台園林，明如白晝，水面上立閃起億萬片銀鱗，隨同波浪起伏，翻滾不休，再看後莊老賊所居五層高樓，更似一座光塔燈山，遠遠立在水上，各處樓上，許多打手惡奴，再一張弓搭箭，揚刀舞槍，同聲吶喊，遠近相應，看去威勢也頗驚人，李強看出敵人，不可輕侮，平日還好，此時隔着一片大水，自己還面，共祇三匹好馬，十來個精通水性，武功高強的好手，雖是胸有成竹，斷定必勝，到底小心爲是，再一想到生平最愛的人，一個舊情人，被困虎穴，吉凶未卜，一個愛妻，又往親身涉險，心正愁急無計，黑女笑道，三弟真個多情，你大哥早已想好主意，祇管放心，包你沒事，我祇問你，玲姑如被救出，他孤身一人，無依無靠，除却你照看他，並無別路，你對他如何處置呢，李強慨然說道，不瞞大嫂說，我對玲姊，實是極好，但我業已娶了龍妹，又是志同道合的患難夫妻，萬

無再娶第二人之理，他肯嫁人，再好沒有，否則，我便助他，另立家業，平日盡心盡力照看，當他親姊妹一樣看待，不是一樣麼，黑女笑說，你大哥先還料你感情用事，不能分別輕重，想不到竟能深明大義，沒有被他料着，爲救玲姑，我還和他爭吵，三弟這樣做法存心，連我這口氣，也被你爭了回來，免你大哥說嘴，如非南山那般土人，須我統率，不能分身，我早去了，休說弟妹犯此奇險，便玲姑這等遭遇，我也憤極，恨不能將他當時救來，何況弟妹，是我最愛的人，不是斷定必成，那有這樣坦然，再不放心，金兒奉你大哥之命，因猴人已死，對方毒箭厲害，他多聰明，到底畜生，又最胆大貪功，專喜生事，彼時狗官親和隨來的人，還未走完，好些顧忌，爲此不許日間入內，須等第一次信號發出，天也黑透，方令進來，此時剛黑不久，通知各路準備的信號，也剛發出，金兒想因莊外，水面太闊，難於飛渡，在那裏等信，你可將號燈點起，等我前往尋他，另外還有一件要事，便是那狗官親金蘭，最是萬惡，死有餘辜，聽說玲姑雖將藩台的婆娘說好，不會再將狗官軍引來害人，放走這廝，到底討厭，這口惡氣，也是難消，來時，你大哥已責成我，除此後患，祇等弟妹一走，立即追去，如今已耽擱了一會，好在必能追上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去尋找金兒，殺了這廝，立時趕回，你另外再派一人，與大哥送信，說事情全照他所說行事，不必多慮，說罷，黑女起身，西山崖這面，李誠初聽玲姑被困，先頗爲難，後來想出主意，打發黑女去後，便

去陳四家中，告以前事，陳四祇此一女，自然悲痛，李誠剛想命一會水性的能手，往探消息，李強命人送信，也自趕到，李誠聽說，狗官親已走，早通知那幾個土人首領，命向敵人乘機翻臉，秦賊父子派來說和的兩個教師，已一怒而去，加以水漲越高，全莊十九被淹，成了一片汪洋，天氣又黑，風中不時還有雨點吹來，除却惡竊父子所居的兩大片樓台，燈火通明，下餘方圓好幾十里地面，都是洪水佈滿，到處暗沉沉，靜蕩蕩的，聽不到絲毫動靜，北山崖旁，另有一片山崖陰影擋住，往來送信的人，都由此取路，崖上祇有兩堆地火，故此敵人一點不知，待了一陣，忽聽去人歸報，說龍姑江茹三人，照李誠所說，走到狗子所居樓後，本因玲姑派去的兩名使女，曾說後樓一帶，防備不嚴，容易侵入，龍姑救人心急，以爲祇一掩到樓後，援着樓柱，或由樓後平台，悄悄掩入，尋到玲姑，便可將其救走。就有幾個看守的人，也不在心上，江茹二人，本領又強，背上並還有專一用作水攻的特製藤舟水裏快，此是南山特產，多年香藤所製，性最柔韌堅強，尋常刀斫不斷，又可折疊，被李誠無意中發現，去年春天，練習水性時，運用巧思製成，不用時收疊起來，用油布紮成一個小包，揣在肩上，用時打開，浮在水上，也有六七尺長，彈性極強，中間祇消撐上幾根長短木棍，便成一條小浮舟，可供兩人渡水之用，底部雖多空處，但極輕浮，人坐其中，雙腳仍在水內，另有兩塊小木板，可當坐位，就是不會駕舟的人，也一教就會，極容易學，其行如飛，

龍姑先並不知有此渡水利器，騎馬起身，到了途中，才聽說起，越發高興，不料天下事，不能盡如人意，李誠原是深知地理，平日往來莊中，胆大機警，動作如飛，又善避實擊虛，猜測敵人心理，因此無往不利，從未失閃，江茹二人，水旱皆精，武功甚好，掩藏之處，和如何衝進，均早想好，龍姑當日，又因黑女好勝心高，妯娌情厚，定要二人一樣裝束，非但送了一身黑衣，並還趕做成一個面具，對龍姑說，李誠弟兄二人，白人白馬，以前往來莊中，神出鬼沒，鬧得敵人，聞名喪胆，望影而逃，莫非我姊妹是女子，便不如他，你大哥以前老管着我，不許出去犯險，每日悶在家中，爲他做些家事，表面好像愛我，實是看輕我們女子，不如男子，想起氣悶，先我一個人，爭他不過，夫妻情感甚好，他又會說，雖覺得他沒有道理，祇得罷了，我姊妹前日相見，聽說三弟，也和他一樣脾氣，頂好你由他憐愛，外面的事，不要多管，便算是對你好，以前你暗中跟他打獵，去往森林探險，被他知道，便要唬心，阻止爭執，可見他們男人家，都是私心，彷彿成了夫妻，便算是他一人專有，什麼都要管住，稍爲在外走動，便不放心，彷彿女人家，都是無用，祇由他們憐愛心疼，他便是個好丈夫，我們也算是他的好妻子，就算真的爲好，照這樣子，我們女人家，便有多大本領，也施不出，真沒意思，後來他爭你不過，又看出你有本事，才許你和他同到森林裏面走動，經我暗中留心，他雖與你，同出同進，遇到稍爲危險艱難，照樣用上許多心思，不是避重就

輕，想法將你支開，便是跟定了你，彷彿你一離開他，便要吃什大虧神情，像他兄弟，對我姊妹，真還算是好的，別的男子，更是自私自利，老婆專管家務，服侍丈夫兒女，別的休想過問，能當一樣心愛玩物，愛他到底，女的雖然埋沒一輩子，有力難施，落個夫妻和美，不生閒氣，也還有點說頭，照常人說，這樣男子，彷彿用情專一，夫妻情厚，簡直成了萬中選一的好丈夫，明明不通情理，氣人的事，偏說女的，嫁了這樣好丈夫，是前世修的福氣，可是女的爲他，做了一世苦工，那是分所當然，不算希奇，有那卑鄙無恥，喪盡天良的狗男子，初得到手，祇管花言巧語，說得又甜又蜜，日子一多，管你待他多好，照樣變心，再不，就是隔鍋香，有了家花，還要野花，多討一個好一個，動不動大丈夫三妻四妾，怎麼血心爲他，受盡辛苦艱難，死而無怨，照樣弄個人來氣你，率性得新忘舊，你另討人，我也改嫁，也講得過，他偏和你軟硬兼施，什麼醜態，都做得出，說什麼一時糊塗，木已成舟，不是這樣，無法兩全，女的心腸一軟，便上了當，永無安樂之日，祇願他兩全其美，有了這個，還要那個，却不想想，他和禽獸一樣，荒淫縱慾，人家心裏，如何想法，聽說山外的人，還不許女子改嫁，寡婦嫁人，或是隨便與男人說笑，便算大逆不道，遭人輕賤，更是該死，你看三弟，對於陳玲姑，便是一個大難題，照你所說，這樣美貌溫柔，而又聰明的人，連我聽了也愛，何況從小長大，以前彼此情愛又深的男子，此人死了便罷，否則，他和你這

樣深的情義，那一個他又心心念念，放他不下，近來見面時多，越易勾動舊情，這次成功之後，玲姑成了孤身，你和玲姑，又極投緣，常說多此一人，更顯熱鬧，彷彿怎麼都行，你的對於三弟，如此信任，我却不以爲然，認定男女之間，不是同心同意，彼此恩愛，還要相敬相諒，相愛相知，能够共同出力做事，難於偕老，稍不合意，或是上來沒有看準，便不應結爲夫婦，既是夫妻，便應兩心如一，彼此忠實，祇管隨意在外走動，與人往來，知己之交，多一個，好一個，但在彼此共同生活起居之間，無論男女，決不能再加一個外人，要是一夫二妻，或是一妻二夫，試問情愛祇得一個，無法分人，到底給那一個好呢，祇管三弟也許對你說過好聽的話，看他對玲姑，那樣關心，許多地方，自然流露，不到事完，過上幾年，我還是不大相信，我並非挑撥你夫妻情愛，祇爲他如有了邪念，生出異心，就算將來對你，仍是一樣，甚而因爲做了對不起你的事，表面上對你，反比以前更好，他也和尋常男子一樣私心，我便看他不起，好在是非久而自明，他如對人家多好，也祇和對別的好友一樣，沒有男女慾念，我既不算挑撥，反更顯他光明，而有至情，我老不服氣，一樣的人，爲何我們女子，不如男子，因我姊妹，和他兄弟，都是恩愛患難夫妻，又各有一點本領，以前我姊妹，不約而同，各向他們力爭，非要一同做事不可，雖然答應，不像別的女子，被男人管住，有時還是要被他們搶先，想盡方法，攔阻我們出頭，雖未明說出口，那看不起我們的心思，不

知怎的，老丟不掉，實在可恨，我姊妹以前不會見面，昨日一談，和他二人，同出同進，也做過不少的事，出過許多的力，幾時吃過外人的虧，出過亂子，他們偏是這樣，就多關心恩愛，並非輕視，也不合理，我頭一個先不願意，更不會領你大哥的情，以後新舊兩村，許多土人，不會再受惡霸壓榨，同過安樂日子，更顯不出我們本領，難得遇到這樣機會，可氣你大哥，心巧嘴快，事情都佈置好，才對我說，還是由他兄弟，和兩個好友，領頭下手，滿口好聽話，說非我姊妹不可，實則派給我們的，都是輕描淡寫的事，隨便什人，都做得到，他偏說得那麼緊要，三弟又在旁替腔，彼時你還未到，我因以前說好，不分男女，遇事誰先開口，誰便搶先上前，他偏先不使我知道，你說有多氣人，我實氣他們不過，爭了好一會，才爭出一點手脚，果然弟兄二人，一樣心思，三弟怕你犯險，不令獨當一面，知我口直心快，難免向你提醒，竟朝我先打招呼，弟妹到來，千萬不要點醒，我雖不好意思再說，看他派你督造木排，等到進攻之時，在後壓隊，並說我們四人，祇有三匹會水性的好馬，你那二白，水性更好，走得較快，桃源莊這般土人，在惡霸淫威壓榨之下，心已早寒，雖然不命去打頭陣，祇在後面接應，虛張聲勢，但動手時，總有勝敗傷亡，這些土人，旗開得勝，自然爭先，開頭如有傷亡，挫了銳氣，難免胆小害怕，搖動人心，必須有人押隊，監督鼓勵，也是你大哥那一套，非你不可的恭維話，照他所說，你做的事，一是進攻必須的木排，你又細

心，稍爲紮得不結實，便可看出，一是全軍人心強弱，成敗所關，彷彿有你壓隊，多麼胆小的人，都不要命神氣，關係何等重大，却不想想，新舊兩村土人，受惡霸壓榨凌踐，毒刑拷打，收括膏血，說不盡的痛苦，已多少年，祇爲人心不齊，又無有本領的人領頭，甘受仇敵宰割，雖然敢怒而不敢言，怯於淫威暴力，不敢反抗，暗中那一個不咬牙切齒，怨毒已深，這大片人的怒火，像個極大地雷，時機一到，當時爆發，如今這許多人，業已結成一團，對方再有多少惡奴打手，決不堪一擊，到時不問對方，防禦多嚴，也必爭先搶上，那有後退之理，還用人督隊作什，豈非笑話，分明愛你太甚，知你胆大勇敢，惟恐搶在前面，犯險受傷罷了，却不想這幾句話，照私的說，輕視了你，也就是輕視我們女子，往公的說，這許多人，團成一起的力量，何等強大，他說人家胆怯，能勝而不能敗，也無異於輕視他們，雖是幾句騙你的假話，不是本心，他當首領的人，也不應該出口，我一人到底勢孤，常受你大哥哥他們愚弄，難得我姊妹，情投意合，比真姊妹還親，明日無論如何，也要施展本領，叫他弟兄，看看我們力量，並爲我們當女人的爭一口氣，因三弟業已託我，不好意思，你先不要說起，到時我自會招呼，莫聽他們那一套，還有你那白馬，雖然極好，夜間下手，容易被人看出，又不比他兩弟兄，要仗白衣白馬，這身裝束，去亂敵人軍心，此時越隱越好，我先嫌馬毛色與我衣服不配，曾給我那匹馬，做了一身黑衣，不料穿上之後，走不幾步，便將褲腰震

破，一直丟在那裏，如將四條禪腿剪去，祇穿上身，人馬便全成了黑的。就是月光之下，敵人也必疑神疑鬼，連日陰晴不定，天再陰雨，敵人看不出來，豈不更好，怎麼也比白馬強些，所以龍姑當日，也是一身黑，稍爲隔遠，便看不出，滿擬手到成功，至多遇敵爭鬥，也可出其不意，斫翻幾個，等到多數敵人，得信追來，人已入水逃走，何況近一二年來，隨同丈夫，一齊苦練，非但力大身輕，手疾眼快，所練飛刀飛箭，更是得心應手，百發百中，高高興興，一同前趕，還未到達，便見前面莊園後面，大小十多所樓房，也和前莊一樣，燈火照耀，明如白晝，越是高處，火光越多，每處均有敵人，手持弓刀，守在房上，去這一面，雖有限幾所，但都靠近玲姑所居高樓，相對相連，彷彿好幾丈長一條水巷，必由之路，如往另一面繞越，樓房更多，燈火更亮，不等近前，敵人亂箭，早已飛射過來，玲姑的樓，雖是居中矗起，四外花林環繞，各有一大圈空的水面，但這一條水巷，無法飛渡，自己又不大會水性，前在溪中洗浴，雖也會點游泳，到了水中，必須手脚齊動，打成一片亂響，又游不快，至多不會淹死，想要浮水過去，反比騎馬，更易被人看破，本來還可由樓旁花林樹枝叢中掩過，想是敵人因見二女逃走，加了戒備，花林中的小徑，已被隔斷，並還下了埋伏，不是茹憊，先往水中窺探，幾乎上當，再說，公然騎馬過去，也辦不到，龍姑先借來路一所平房屋脊隱身，由江茹二人，分頭前往探路，一聽這等難法，才知方才二女，偷了木排，匆匆

逃走，沒有看清，彼時天還未黑，祇是光景太暗，李誠弟兄，雖在這一帶，暗中出沒，熟於地理，並善揣測敵人心意，却未想到突然之間，前後左右，添上這許多燈火，水又太大，以前仗以隱藏的房舍石樹，均已被水淹沒，有的連樹梢，都看不見，面前除却一大片水，便是那些棋布星羅的大小樓台，每一所樓房上，都有敵人防守，想要安然渡過，直達玲姑樓前，却是萬難，心中愁急，江茹二人，奉有李誠之命，本是相機行事，不許冒失，先未想到李強顧全大局，並不親身犯險，反是龍姑堅持，非將玲姑救出不可，口氣那麼堅決，初會不久，又是一個女子，不便十分攔阻，龍姑性情強毅，雖聽二人力勸，終不肯退，說什麼也要前往一試，二人便說，我奉大哥之命，本代三弟來此，由水底掩去，一個冷不防衝到樓上，將人救出，一個在下，藏伏樓廊暗影之中接應，祇等上面的人下來，放入藤舟，立由水中推行，全仗見機而行，突出不意，快上加快，才能成功，稍見不妙，不可勉強，休說燈火太多，便是此時，由上層樓廊起，直到平台，到處都有敵人防守，沿途這幾所樓頂上下的敵人，還不在內，單是我們兩人，水中來去，自然不易被敵人看出，就這樣還要水底穿行，小心謹慎，不能露出響聲，這一帶波浪又多，才可混過，否則，燈光之下，還是不行，何況由虎口中，救出一人，帶了同逃，又是一個毫無本領，不會水性的女子，豈非萬難，就算我們由水裏過去，到了樓旁，仗着頭層樓面，離水祇三四尺，格外細心機警，看準敵人走開，冷不防竄將

上去，到了房中，樣樣湊巧，或許將人救出，就是人已到了船中，那多敵人，無論如何，也必警覺，這長一段，都是埋伏，又不聚在一起，敵人手中，均有弓箭暗器，長槍長矛，一聲招呼，居高臨下，紛紛打來，我們便逃得脫，救出來的，也成了一個死人，多此一舉，反倒斷了他的生機，這是何苦，龍姑也覺所說有理，無如天性義俠，雖和玲姑，祇見一面，并未當面說話，不知怎的，竟會投緣，先還有些輕視，認爲此女，太無志氣，又覺李強對他，似比自己情愛更深，每一想起，心便難過，訂婚之後，問明丈夫心意，和二人當初相愛經過，才消了妒念，最後聽說雙方私會，玲姑悲苦情景，越發生出同情，又查出李強並不瞞他，有一句，說一句，每次相見情形，定必照實明言，人是那麼溫柔美豔，待人誠懇，和種種好處，由不得越來越愛，難得丈夫也那麼光明磊落，誠實不欺，恨不能早點將他救出虎口，才對心思，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麼緣故，但一想到這兩個人，一個舊愛難忘，一個前情尚在，此時已是如此關心體貼，將來把人救出，如何處置，却又想不出個善法，幾次探詢丈夫口氣，率性公然明言，和別的男子一樣，兩個都想到手，因爲對方，相愛在前，丈夫以前，本無娶妻之念，原是自己至情感動，這等做法，也還情有可原，不去說他，丈夫偏是始終咬定，說是夫妻之情，祇有自己一人，對於玲姑，雖也憐愛，並不愛之甚深，時刻不忘，決無他想，也並不是怪他背盟改嫁，不收覆水，照狗子那樣淫威凶毒，他一女子，怎能抗拒，我又不像別

人要講什麼貞節，何況現在，他已改變，明白過來，深知狗子罪惡，和我們成了同道，合力除此大害，明知將來身世淒涼，以他才貌，狗子便多淫惡，沒有天良，雖無人心，總有狗眼，也決不捨得拋棄他這樣一個絕代佳人，加以殺害，祇要洩漏我們機密，狗子全家，立可轉危爲安，便是將來終於要遭惡報，慘死在這許多被害人的手中，暫時也決想不到這遠，照樣以爲還可終身享受他那侈奢安逸生活，何必現成福不享，却變作一個孤人，度那淒涼貧苦歲月，狗子那樣財勢威風，他不相信，却肯信賴我們，和這一些貧苦的土人，卽此已是聰明絕頂，我如其未娶，任多麼艱難困苦，被人笑罵，甚而不願再嫁，我也非要求他嫁我不可，此時却是不然，我已有了這樣一個共患難的知己愛妻，休說義無反顧，便講情分，也無一人比你得過，我並不怕人言，說什麼禮教道理上講不過去，因我決不虧心，便可自行其是，本來我這夫妻之情，已與你合成一體，第二人怎插得進去，實不相瞞，我現在對他，越來越好，除第一次久別重逢，因他長得太美，是我生平夢魂顛倒的人，再想起從前，那樣溫存體貼，樣樣都合我心，許多好處，昔年情愛又深，雖也曾勾動舊情，心念搖動，但祇曇花一現，晃眼便醒悟過來，除念昔年舊情，不願他陷身虎口，受狗子蹂躪玩弄而外，非但沒有別的想頭，憐憫之中，反有輕視之意，認爲他常受惡人薰染，迷了本性，難於挽救，後來經我勸說，他真聰明，居然明白過來，由此見一面，感想加好一次，到了最近，休說我對他不

作別念，便他自己，也無一點私心，祇是一個極有交情的至友，人已入了迷途，忽然回頭，本是至交，經過一番分別，重又變成志同道合之友，無論是誰，也必交情更深，所以我對他關心體貼，無微不至，他對我也是一樣，時刻在念了，不過爲了他是昔年愛侶，人又長得那樣美貌，容易引起旁人疑心，連大哥那樣明白人，從見面起，便探詢過我兩次，大嫂更是每見必談，你都在旁，也會聽見，明是人情，理所當然，你們偏要多心，我一起便好笑，固然，我不是因他溫柔可愛，舊情難忘，也不會冒了奇險，前往相見，他要不納忠言，始終受惡人欺騙玩弄，以做人玩物奴隸爲樂，執迷不悟，我便多麼愛他，這樣無可救藥的人，也祇代他惋惜，不會再去了，卽以人情來論，以前那樣情好，他嫁狗子，由於對方勢迫利誘，一時惑於虛榮，無力反抗，並非本心，此時非但覺悟，反到犯險暗助，願作內應，無論爲公爲私，均無對他淡薄之理，你祇聽我說他爲人，不會見過，尙且如此關心憐愛，何況我這多年舊友，此時又正合力除害之際，那能不關心呢，你要知道，愛是愛，情是情，不可混爲一談，情深愛重，自然更好，天下沒有十全的事，他也明白我的處境用心，對他雖是好極，始終是個好友，談不到別的，將來的事，口說無憑，就是狗子遭報，也要過上些年，才看得出我平日所說，是否心口如一，彼此真要情厚，何分男女，更何必要做夫妻，才算真好，說時，詞色誠切，前後如一，方覺丈夫真好，玲姑可憐，將來沒有着落，日子太苦，末幾句

話，以前却不曾聽說，當時不會在意，後來細一尋思，越想越覺語有深意，丈夫雖不再娶，但是一心一意，仍在玲姑身上，比做夫妻，情愛更深，心情矛盾，想了半日，說不出一種况味，本來就想設法試探，當日恰巧聞報，玲姑私情洩露，已遭毒打，處境危險，由不得激動義憤，正想一同往救，丈夫竟因他一人，關係全局，雖然執意不去，但那悲憤憂急的無限深情，誠中形外，自然流露，如非事關大局，直有奮不顧身之概，本就同情玲姑，說什麼也要救他出險，經此一來，正好攷驗丈夫心意，不料前途，危機密佈，這樣難法，盤算了一陣，忽然勾動前念，知道明說犯險，江茹二人，定必攔阻，好在天氣不冷，來時因料水大，所穿又是黑女所贈一身密扣短裝，緊貼身上，脚底一雙特製的藤鞋，無論登山涉水，俱都輕便，兵刃暗器，佩帶更巧，取用靈活，便朝前面，仔細一看，再對江茹二人笑道，二位大哥，先不要忙着回去，你不知道這陳玲姑，有多麼可愛可憐呢，我不相信紅顏薄命的老話，祇是美女，便該受豬狗們，蹂躪欺壓，苦痛一世，還要短命，好在信號才發一次，時機尙早，我們姑且等上一會再說，你看各處樓上，惡奴雖多，爲了我們的人，聚在北山崖上，看去好似人多，實則都朝前樓那面注視，這大一會，難得看見有人，朝後面看，祇要小心謹慎，並非絕對不能過去，我和你三弟，近數月來，常在這裏，暗中走動，地理最熟，那邊房脊後，還有隱身之處，我想前往一探，但是騎馬，恐被賊黨看破，我本會點水性，祇是不高，請將藤舟

水裏快，借我一用，萬一有點動靜，我往水裏一沉，也可無事，真個絕望再走，我要不是膽小，怕他們人多燈亮，便貼着樓根，掩將過去了，江茹二人的地理，全是李誠詳細指說，本不全知，又和龍姑初見，祇知他和黑女一樣，膽勇機智，頗有本領，是否精通水性，也不知道，途中又聽龍姑說得玲姑，如何好法，這次被害，全是爲作內應，被狗子看破，身遭毒打，命在呼吸，危險萬分，休說他和我們交情，便是爲公，這樣肯出死力的自己人，也應以全力救他，才是道理，如非此人，心思細密，那些男女狗官親，和許多同來的人，旣不能夠全殺，祇一放走，便是未來禍根，不問仇敵消滅與否，轉眼便是身家性命危險，便你們南山那許多人，也休想安身，全靠他聰明機警，先把藩台婆娘說好，釜底抽薪，安下一個大根，就算有人洩露，由他從中化解，也可無事，我們又將那兩個狗官親，和隨來惡奴，中途設法除去，這樣才保得萬全，算起來，他的功勞最大，我們如何坐視，無論如何，也要等上一會，看清形勢，真個無隙可乘，才對得起他，否則，就算此時不死，狗子知他是我們內應，少時進攻，不問勝敗，定必殺以洩恨，死得豈不可憐，二人聞言，竟爲所動，又見龍姑一聽前途危險，雖無退意，人已停馬不進，並不避向隱處，彷彿膽怯神氣，不知龍姑試出房後水淺，想令那馬，踏向實地，歇上一會，以爲女人家，俱都膽小，前途通過，還不甚難，救人逃走，萬辦不到，一則龍姑，滿口大哥，說得話甜，而又委婉動人，不好意思堅拒，又想使

其知難而退，看了前面敵人威勢，自然折轉，同去覆命，或是將他送走，留下一人，待機而作，好在身邊，帶有各式旗花信號，先已約定，萬一救出後，敵人大舉追來，附近不遠，水淹房脊之後，和兩處山崖頂上，還伏得有會水性的能手，立可起來應援，根本人救不出，却是無法，龍姑會水，如帶藤舟前往，更可隨意升沉，又穿着一身黑衣，祇將上半身往水裏一沉，頭便藏在藤舟裏面，看去彷彿水中漂來兩根交叉的樹枝，決看不出裏面，藏有人跡，稍爲商量，便自答應，二人還不大放心，要分一人跟去，龍姑力言無妨，多上一人，易被敵人看破，最好由我一人往探，並且我還不去，此時祇往房後試驗藤舟，何必這樣胆小，二人都是南山中生長的少年，雖經李誠傳授武功，本領高強，水性極好，但都忠厚，無什機心，信以爲真，龍姑早在途中，看明藤舟用法，見那東西，形似一條梭魚，不用時，疊成一起，用時，打開油布包，放在水中，一抖便直，再將上面附屬的兩根細鋼樑，橫裏撐好，再將大小幾根釘折好的木板拉開，放向底部，上好筍頭，便成一小船，人坐船底小橫板上，下半身沉入水內，船身雖是一些藤筋編成，四面嵌空進水，浮力極強，船舷除編有兩片隨時可以增減的藤葉而外，並有四片浮力極強的藤板，形如魚鱗，看去不長，却有一尺多高，人的坐板，又懸船底之下，船身往下一沉，祇有形如樹枝的兩面船舷，浮在水上，雖然至多祇坐兩人，但是決不全數下沉，人坐其中，祇露出頸和膀臂，船上另有兩片油浸老藤，製成的短木槳，

約有尺許方圓，柄祇數寸，走時身子朝前，手脚並用，水中雙足後蹬，前面手握雙槳，一齊划動，力氣稍大一點，貼着水面，一竄就是兩三丈，其快如飛，如將油布撐開，綑向船舷之上，翻轉過來，又可全身浮起，走得更快，但所用的槳較長，爲了當夜，是由水中進攻，最好不要敵人看見，不會帶來，這一包東西，包紮折疊，無不巧妙到了極點，大小東西，都有他的妙用，可是配搭極巧，一點不佔地方，取用尤爲靈便，龍姑本來好奇，途中問得仔細，爲防二人水性甚好，追上作梗，推說先已學會，自己還有一點事，請二人看住那馬，不要跟去，二人誤以爲女子每有背人之事，也許連探敵，都是託詞，爲要避人，故往房脊後面隱僻之處，並駕藤舟隱身，同聲應諾，非但不以爲意，反將頭掉轉，去看前面。

二 所謂伊入在水一方

龍姑見狀暗喜，爲防初用，不能如意行駛，還加了小心，先在當地，試了一試，見甚靈便，越發高興，一面回顧二人，一面看準前面形勢，正要乘着敵人前看，不當心時，冷不防朝前衝去，遙聞北山崖那面，衆聲吶喊；各處樓上守望的敵黨，跟着同聲驚呼喧嘩起來，有的竟刀槍並舉，喊殺連聲，齊往前樓那面趕去，心想，這般專討衣食父母歡喜，豬狗不如的奴下奴，真個可恨到了極點，明明隔着一片大水，無法飛渡，我們那面，連信號均未發動，

可知無事，偏會有這許多做作，裝得活靈活現，彷彿爲主忠心，強敵壓境，業已殺到神氣，這等虛張聲勢，狐假虎威，豈不可笑，念頭一轉，立時乘機往前馳去，那一帶，恰是一列樓脚牆根，沿途燈光雖亮，上面樓廊甚寬，下面有人走過，決看不出，竟被龍姑，容容易易，掩將過去，走到中途，江茹二人，方始發現，見龍姑獨坐藤舟，貼着水面，划動雙槳，如飛前進，不禁大驚，幸而那馬，本是山中所有，人馬相識，深知馬性，無須照看，祇得照着平日訓練，朝馬頸上，拍了兩下，打一手式，令其等候，慌不迭追將上去，龍姑船快，業已先到，連人帶船，駛向那離水不過兩三尺的上層樓面之下隱起，二人跟踪趕到，再三力勸，方才三嫂過時，想是水响，對面樓上的人，雖已走向前樓，你走這一面的敵人，均在廊口，有兩個正往下面探頭，好似已有警覺，總算三嫂，船走得快，樓檐又深，未被看出，我二人又故意在後面，弄了一點響聲，引使回望，才得無事，形勢險極，聽大哥說，我們頭上，便是玲姑臥室，和那套間，此時上面不少敵人，如何可以冒失上去，就算能夠見到玲姑，也無法將其救走，此非感情用事，可以成功，千萬小心一點，話未說完，龍姑覺着騙了二人，不好意思，笑說，我也明知危險，但是怎麼也要見他一面，使知我們心已盡到，並非不管，二人還是力勸不已，最後龍姑發急，竟說不將玲姑救出，我決不回去，並非固執，他實在可憐，二位大哥，最好與大哥，送上一信，請其設法相助，多麼艱難，也必下手，萬一不行，我守

在這裏，等到信號發動，各路進攻之時，立時上前搶救，也免得他爲狗子所害，二人力勸不聽，好生愁急，祇得分出一人，趕回報信，除說明當地形勢，和龍姑固執成見而外，並說，龍姑性子太急，已有兩次，由黑暗中，援着廊柱，想要上去，幾被敵人發現，不是身輕眼快，幾乎對面撞上等語，李誠最看重龍姑，認爲非但是兄弟一個知心得力的好幫手，更能吃苦耐勞，將來領頭，帶了新舊兩村婦女，共同力作，重建平日理想中的桃源莊，必能發揮許多效力，初意，至多兄弟感情用事，定要親身前往，有江茹二人相助，雖然水性不佳，多半也能將人救出，沒想到兄弟居然能持大體，反是龍姑，自行趕去，他一女子，又不會什水性，形勢可慮，萬一有什差失，非但將來關係太大，眼前便有好些事，少他不得，先還以爲江茹二人，水性武功俱高，行時又曾再三囑咐，不會作那徒勞無功，白犯危險之事，龍姑不會水性，到時走不過去，自會回來，祇恐仗着坐下的馬，能在水中行走，不聽人勸，冒失前進，一被敵人發現，便是討厭，後來遙望敵人莊園，燈火通明，比初點燈時，增加十倍，看出後樓一帶，也是一樣，大片樓台，簡直成了光山，浮在水上，連天上陰雲，都被映成了紅色，水再一漲，方才指定那幾條掩行隱伏的一些樹石房舍，似均被水淹沒，除敵人前後數十百所高房大樓，有半截矗立水上，餘者，差不多全是空洞的水面，燈光那麼明亮，敵人防禦又嚴，所有惡奴打手，都埋伏在這些房頂上下，休說走近，燈火光中，相隔老遠，便被看

出，一聲吶喊，立有亂箭射來，萬一受傷，如何是好，正覺方才疏忽，祇聽二女說，後樓無人防守，沿途樓房，祇有限幾處上面，雖然有人，但都注意北山崖一帶，無人留意後面，燈光也不甚多，樓上雖亮，下面光景黑暗，尤其後牆根一帶，被樓的陰影擋住，極易掩過，二女來時，不是心慌，上來把路走錯，恰巧有一惡奴，由樓廊上，走往後面，也不會被其看出，將人驚動等語，彼時因見二女，義憤悲苦，哭得可憐，一時激動，想起陳四，多年老友，玲姑以前，雖然不好，近已回頭，並還作了內應，去了將來一個大害，功勞甚大，聽其自然，也說不過去，萬一因為無人往救，被敵所殺，問心更是難安，不論如何艱難，心總應該盡到，仔細一想，扛算盡點人事，命江茹二人，同往一試，兄弟如不聽勸，非去不可，便由愛妻黑女，照自己所說，代為主持，一面將紅燈信號點起，準備提前發難，後來聞報，龍姑趕去，正在耽心，江萊忽然趕回，說起前情，深知龍姑，至性過人，對於兄弟，情愛最深，昨夜青龍澗洞中聚談，因豬兒發現前藏日記，得知起初，自己看出兄弟鍾愛玲姑，先覺雙方性情，尚不十分相合，玲姑從小嬌養，又不大能吃苦，本還不大贊同，走前兩年，雖見兄弟，癡情太甚，以為雙方分別年久，當可冷淡下去，倪仲猷之女龍姑，又是那樣好法，先命兄弟，寄住倪家，原有深意，不料兄弟情有獨鍾，雖和龍姑，常同出入，龍姑對他，更是柔情體貼，無微不至，祇似自家骨肉兄妹之情，毫無別念，對於玲姑，始終夢魂顛倒，時刻

在念，每到無人之時，便將昔年分手時，所贈玉玲瓏，拿在手上，把玩尋思，知其無法相勸，又想此女雖有缺點，也是一個佳耦，人又極美，少年好色，本是天性，何況雙方情分本厚，祇得改變前念，暗往陳家求婚，陳四當時答應，並還明言，玲姑一樣思念乃弟，時刻在念，先頗高興，本意再過一兩年，便令陳四，棄家逃往南山隱起，一面通知仲猷，設法使龍姑，與李強疏遠，免得女孩兒家，日久情深，將來難過，誰知事出意外，玲姑天性好動，常和女伴出遊，因聽莊園花開，不聽乃父警告，前往春遊，被狗子撞見，動了色心，跟着，尋到陳家，不過彼時狗子年輕，雖在外面，強姦民女，和家中丫頭，還未即位莊主，陳四是他老長親，人甚機警，對於老人，應付極好，玲姑人又極美，外柔內剛，會用手段，狗子愛極生畏，不敢十分威迫，沒有動手強搶，由此糾纏不清，陳母病重，急切間，不能逃走，玲姑先極厭惡狗子，祇但想捱到母病痊愈，提前逃走，無如性喜繁華，虛榮心重，禁不住狗子日常勢脅利誘，殷勤巴結，無微不至，李強較剛，不會欺騙，對方那樣財勢，本已相形見絀，人又不在身旁，一時意志不堅，受了搖動，事有湊巧，當狗子糾纏玲姑之時，自己恰有要事離山，去了半年才回，不知發生變故，這日趕往陳家探望，陳四竟不隱瞞，照實說出，本來認定玲姑，還有缺欠，好在正式訂婚，兄弟並不知道，心想，此時下手，將人接往山中，還來得及。一則，陳妻重病未癒，南山路險，相隔太遠，雖然也有法想，最主要是，此女心志不

堅，又喜浮華，在未報仇除害以前，前途好些艱難危險，萬一兄弟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豈不有害，仔細盤算之後，婉勸陳四，暫時忍耐，祇要令媛，在他母親起床以前，能够不受狗子誘惑，我必照辦，陳四聞言，似知難於挽救，嘆了口氣，未往下說，走時力言，女兒早晚嫁人，好壞看他自己，我總是老弟忠實同道，就是女兒嫁了狗子，我也幫你，除此大害，請你信我才好等語，歸途正想兄弟癡情太甚，未必能丟得開，不料玲姑既爲狗子所誘，變心背盟，又捨不得舊日情人，雙方定約見面時，仍用手段，想將對方的心籠絡住，做得又過了一些，竟被兄弟，看破隱情，悲憤之極，越想起寵姑待他的許多好處，不多兩日，便訂婚約，可是昔年，印象太深，始終難忘，祇管這一對未婚小夫妻，情愛越來越厚，舊情人也有許多時，不提一字，昔年定情的，那塊玉玲瓏，仍是貼身藏好，不肯丟掉，本就疑他，舊情未斷，果然一聽玲姑，日久寵衰，狗子故態復萌，非但不似初婚時，那樣恭順，並還日夜荒淫，祇管自己享受，毫無夫妻之情，明明用了許多人，飲食起居，樣樣都要玲姑服侍，常加喝罵，一言不合，聲色俱厲，使人難堪，玲姑雖然享受豪華，行動均不能自由，業已越來越覺苦痛，最氣人是，狗子終年不許他與人相見，難得請命，回轉一次娘家，有苦都無處訴，兄弟當時大怒，便趕了去，由此常往相會，自己每次防他遇險，均在暗中應援，仗着二人裝束一樣，近來又常藏在莊中，竟將仇敵，鬧了一個鷄飛狗跳，心神不安，暗中窺探，雙方相

見情景，雖不似有什邪念，但都越來越關心，見一次，好一次，男的愛護備至，時刻不忘，恨不能當時把人救出虎口，女的自從陳四家中一會之後，更是言聽計從，死心塌地，不論事情多麼艱險，定必用盡方法，照兄弟所說，把他做到，似這樣，雙方情份越來越深，以前又是最愛的人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，想起可慮，這本日記所載，原是自己看到這樣光景，無心寫上，先被豬兒翻出，兄弟因知七星子，就是兄長，也沒看完，便交與龍姑收好，同往森林搜尋，見面之後，便忙着對付敵人，不會再看，却被龍姑看去，當夜談到日記之言，愛妻黑女，便怪兄弟，不應再愛玲姑，兄弟始而分辯，此是朋友之情，與夫妻之愛不同，後因愛妻，追問太緊，一時無話可說，便說，大哥多心，我也曉得，要是心中有病，日記上面所載，好些均是大哥看錯，容易使人見了生疑，我如於心有愧，我必將他藏起，或是撕去一些，不會交與龍妹了，龍姑本在靜聽，一言不發，面上神情，似頗緊張留意，聞言，插口笑道，你交我時，你會看了一看，知道大哥踪跡，便歡喜得跳了起來，看完了麼，兄弟面上一紅，便未再說，龍姑最具熱情，情剛好勝，當時神態，雖頗自然，無什表示，這兩句話，彷彿隨便一問，已似生出疑念，照今夜犯險情景，分明一半激於義憤，一半還是想要試驗丈夫心意，情勢越險，越不肯空手回來，好在此時，業已準備停當，另外在西山崖主持的兩人，原是奉命埋伏，除那官親，現又趕回，除藩台夫人，和一些女眷，由水中救起，假裝好人，

送走之外，狗官親朱如章，和幾個惡奴，在預定埋伏之下，都在船沉之時，暗中接到水中淹死，另一狗官親金蘭，和下餘兩惡奴，因未同行，想起可慮，正往回趕，歸途發現水上火起，跟着便見金兒，說他暗中跟去，將惡奴殺死，惡賊金蘭，也被生搶回來，送往北山崖，等到事完，當衆發落，此時人已够用，時機成熟，何不告知兄弟，令其親身趕去，接應龍姑，將玲姑救出，金兒又在當地，官親非死即走，無什顧忌，仇敵已成網中之魚，正好下手，祇龍姑胆大心熱，冒失可慮，此事越快越好，匆匆向同黨和陳四，指示了幾句，便騎馬趕來，因對李強心意，業已試出，有自己和黑女，分頭主持，足能應付，何況又加了韓奎一個有力幫手，一到先將二次信號發出，還未上崖，便將李強喊上馬背，告以經過，以及下手機宜，李強畢竟情重，方才雖然嘴硬，對這一個舊好，一個愛妻，全都關心到了極點，本在忿急悲憤，一聽便發了急，不是事關大局，早恨不能飛身趕去，見兄長親自趕來，主持有人，宛如吃了一付定心丸藥，那還顧什艱難危險，當時照着乃兄所說，匆匆趕去，剛由西面孤立水中的一座小山黑影之中繞過，暗中留意水中賊黨，一面加急前馳，正走之間，江萊忽由前面水中迎來，見面便說，方才奉了大哥之命，往勸三嫂，暫時忍耐，並說三哥急得亂跳，就裏趕來相助，三嫂業已冒着奇險，縱上樓去，茹二弟見三嫂女子，如此胆勇，守在下面，又不放心，焦急無用，等我不同，一時情急，敢冒着奇險，上樓窺探，正看出玲姑，被困在內，三

嫂掩在他的旁邊，語聲甚低，樓廊原有幾個防守的賊黨，先聽前面炮聲吶喊，一齊趕去，忽有一個趕回，恐踪跡洩漏，掩向柱後，乘着惡奴大意，不曾看出，暗用兵器，當頭打悶，三嫂真個胆大，房中燈光已滅，見打死了一個惡奴，匆匆縱出，將死尸抓了進去，恐其復活，茹二弟又趕上前，將他咽喉，用刀割斷，別的惡奴，全都趕往前樓，張望未回，三嫂又在揮手催走，祇得溜將下來，竟未被人看破，後來三嫂又丟下一封信，現交我帶來，他說三嫂，真個胆大心靈，手疾眼快，看敵人彼時甚是疏忽，祇敢犯險，便將玲姑，乘機救走，也是有望，下來還在後悔，方想三嫂，那樣胆大的人，明是機會，何故守着玲姑，不肯離開，人救不出，問明虛實，便該下來，另打主意，同在一起，豈不危險，房中又多了一個死尸，更加可慮，越想越不放心，正打算乘機再掩上去，請他下來，藏在樓廊底下，比較穩妥，至不濟也將惡奴尸首弄走，上面已有許多人在走動，彷彿尋那惡奴，偷偷一看，人都聚在玲姑三嫂被困的套房之外，窗門雖已關好，惡奴無故失蹤，死尸又在房內，祇聞到血腥，便被看破，如何是好，再看各處賊黨，都在往來走動，喧嘩甚亂，好些惡奴，都上了房頂，聽不出說些什麼，好似狗子下令，準備迎敵，可是我們，並未發動，何故這樣大驚小怪，許是那響號炮引發，敵人耳目愈多，下手更難，最可慮是，三嫂處境太險，又不聽勸，想起起身時，和三哥所說，似非無意，也許女人家心多，有什緣故，實在無法，正打算去尋三哥告急，又恐我回

去，不見他們，冒失行事，正在爲難等語，我二人剛把前事談完，便聽樓上，喧嘩之聲，吵得更凶，有的說那惡奴最懶，必是乘機偷走，去往附近，看小老婆，也不知下面船排，開走沒有，有的說他是領頭防守人，多麼色迷心竅，也無此胆子，也許故意藏起，打算取笑，一個便說，他走必要坐船，我們雖忘了船排多少，他那小老婆，住在前面，船上點有號燈，有人開過，斷無不見之理，莫非又是七星子鬧鬼，有的又說，斷無此理，方才這見七星子在對面崖上，他那白人白馬，老遠便可看出，再說，莊主現在前樓，七星子怎會來此，莫要這位夫人，出什麼花樣，或是這位張大爺，見夫人受苦，想獻殷勤，癡在房內，想得一點便宜，我們去往房中看看如何，另一人便罵那人混蛋，休看莊主今日夫妻反目，動手打罵，他那脾氣，你們還不知道，小張雖是每見夫人，背後常要說頭說腳，說得那麼難聽，昏想心思，和瘋了一般，說完，又怕被人知道，再三囑咐，不許洩漏，他是最得寵的人，不會不知厲害，便是色胆如天，要他全家性命的事，到底也有一點分寸，這位小祖宗，人在前面，要被他走來聽去，他照例佔着茅廁不拉屎，由他一人，得新忘舊，丟在一旁不管，是他用過的人，祇要不是打死趕走，連看都不許人看一眼，你們這樣滿嘴狂噴，照樣也免不了一頓鞭子，你沒聽走時，滿口怒罵賊人，吩咐我們嚴加看守，但是祇在外面，誰也不許進去麼，小張祇管欺心，胡思亂想，見了夫人，賊眉狗眼，要他命，也沒有這大胆子，祇要今夜平安渡

過，或是明日，接到官兵來的信息，就許莊主一高興，便回到夫人床上，照樣當他親娘看待，本來人家頭是頭，腳是腳，長得真好，這樣美人，誰捨得活活打死呢，房裏萬去不得，留神莊主討好時節，隨便收拾幾個人，替他出氣，那就糟了，你當看守夫人，是件好差使麼，躲得越遠越好，誰要去往窗門前張望，那是自遭倒霉，不信你看，底下雖未聽有人提議，去往房中查探，但是惡奴張泰，遍尋不見，越吵越凶；連樓內各房中的男女人等，也全驚動，跑了出來，內中似有兩個婦女，要往玲姑房中尋找，隱聞玲姑哭罵之聲，好似不許進去，最可慮又有狗子將要回來的話，越想越代龍姑着急，思量無計，祇得命茹二弟，守在當地，如見形勢危急，立照先前所說行事，出其不意，衝上樓去，拚犯奇險，護了三嫂，先行入水逃走，隨又將龍姑所交的信，由蟒皮水衣內取出，藏向山旁，取出特製火筒窺看，李強還未聽完，早已驚惶，聽完越發情急，匆匆看完來信，切齒罵道，小賊萬惡，我不將你，親手擒住，當着兩村父老弟兄，宣示罪狀，斬成肉泥，誓不爲人，江萊見他怒發如狂，恐其和龍姑一樣，救人心切，冒失趕去，又是白人白馬，賊黨恨之入骨，不等近前，羣起來攻，上面長槍亂箭，朝下亂打，下面各路埋伏的武師打手，和那幾個會水性的新來水賊，再一坐了快船，明暗並進，合圍夾攻，新村的自己人，雖已接到頭次信號，準備停當，分別埋伏各路入口，待機而動，末次發難，大舉的信號，尙未發出，西北兩面的快船木排，自從半年前，

土人便奉令暗中準備，備好材料，到時拼攏，一釘一紮，就可應用，來時業已備齊，推向水房，靜等令下，到底相隔各有一段水路，當時應援，也來不及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何況雙方仇恨太深，你死我活的場面，勢不兩立，方才探得敵人，準備甚嚴，又有好些新來的得力黨羽，樓後一帶，雖因狗子，去往前樓主持，這般惡奴爪牙，照例一窩蜂跟着他走來走去，狗子不在，勢便空虛，看去彷彿疏忽，雜亂無章，但是佔了地利，這片大水，反被得了便宜，所有樓台亭閣，均不與陸地相通，都有呼應，稍爲驚動，便成居高臨下之勢，難於進攻，就破他一兩處，也不濟事，稍爲冒失，便要傷人吃虧，李誠不是打算謀定後動，一舉成功，還要避免自家人的損傷，早已下手，李強如其感情用事，勢必驚動仇敵，觸動危機，自身徒勞，爲敵所困，吃人的虧，樓上被困二女，連帶還有性命之憂，覺着不妙，忙把馬拉住，剛急口力說，三哥此時，務要慎重，千萬輕舉妄動不得，李強一聲怒吼，已揚手一道火光，帶着一溜金紅色的火星，斜飛而去，跟着低喝，我奉大哥之命行事，不必驚疑，江大哥水底比馬走得快，請速告知茹二哥，將藤船放落水中，準備接應他兩姊妹，以防玲姑受傷，一船不够應用，事要機警神速，我隨後就到，江萊還在遲疑，茹儼忽又起來，三人見面匆匆說了幾句，不禁精神大振，各自分頭行事，朝前趕去，原來嬸姑先雖同情玲姑身世，心生憐愛，但見丈夫，對他癡情太甚，心中也頗難過，本想借此考驗丈夫，對他真心，及至冒

險趕到樓下，等了一陣，無隙可乘，水是越來越大，人在藤船之中，樓面離頭，祇剩兩尺，方才連想上樓兩次，均未成功，江茹二人，又在苦勸，江菜走後，人正浸在水中，氣悶發急，身上又濕得難受，耳聽波濤洶湧，打向下面樓柱之上，相隔頭上樓面甚近，頭上惡奴，紛紛議論，說水勢越高，再漲尺許，祇好搬往最上一層，並說，後樓地勢，比前樓低得多，須要早作準備，心方一動，又聽遠遠號炮之聲，料知李誠兄弟，必已相見，不久就要發難，狗子怒火頭上，玲姑必先受害，好生愁急，跟着，便聽喧嘩吶喊之聲，由四方八面，近遠傳來，頭上更是脚步零亂，亂喊亂跑，說莊主發出急令，前面敵人，必已進攻，我們快看，這時水漲，上下相隔不高，大家不要忘了弓箭兵器，邊說，邊聽惡奴急走之聲，朝前面趕去，亂成一片，才知狗子，人在前樓主持，後樓這般惡奴，都是飯桶，稍有警兆，便大驚小怪，敵人影子未見，先就亂吵亂鬧，拿對敵當看熱鬧，齊往前面樓廊上趕去，此時下手，正是時候，茹儂也恰因樓底氣悶，又見龍姑，連試兩次，沒有成功，已被勸住，江菜好消息還未送到，茹乘閒中無事，仗着水性，多探看一點虛實，見上面賊黨，紛紛大亂，趕往正面，立由水底，踉蹌掩去，正伏在正樓旁邊，往下偷聽，無人阻止，龍姑雖是胆大，人極細心，早聽出上面，人已走光，更不尋思，見茹儂暫時離開，立時手攀樓板，往上縱去，水面相隔，不過兩尺，本極易上，一看樓上，房多地大，單側面一條走廊，就有十多丈長，正面還要大出

好幾倍，惡奴打手，一齊趕往正面露台之上，人影全無。先聽惡奴談論，玲姑被困的後套間，就在上面一角，與丈夫平日所說相同，畢竟地生，從小生長山中。初次見到這樣高大華美的樓房，燈光照耀之下，門窗又多，又見前面邊上，還有惡奴背影閃動，祇一回身，當時便是危險，心方憂疑，拿不定人在那一間內，萬一撲空，如何是好，玲姑又祇一面之識，他並還不認得自己，再要有什妬念，一聲驚呼，立時誤人誤己，正在憂疑張望，忽聽身旁，樓窗微響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又驚又喜，原來小賊，享受豪華，樓房甚多，玲姑所居臥房後面套間，共有兩層，中間還有楠木隔斷，可以相通，末層面對樓後桃花林，玲姑喜他幽靜，每當心中煩悶，便在裏面，看書為字，雖是套間內隔出來的半間，也有兩丈方圓，玲姑因恨狗子俗惡，人又太憐，穿得雖極華美，輕易不肯近水，隨地吐痰糟塌，多好地方，也不愛惜，說好這半間書房，不令走進。每聽狗子回轉，便即迎出，免其入內，狗子一味享受淫樂，也不理會這些，所以套間雖在臥室後面，輕易不到裏面去，玲姑也不許別的下人，隨意出入，祇命三四個心腹慧婢照管，這時人困套間前面小牀之上，那與舊情人時常私會的半間書房，本是空無一人，爲了玲姑，待人寬厚，另有兩個貼身使女，一名小香，一名琴兒，見先兩同伴，業已逃出火坑，追去的人，一直未回，又知大俠七星子，竟是弟兄兩人，內中一個，便是主母情人，便是主人所說反叛首領，想起這兩弟兄的本領，二女必已遇救，往追的人，被遁兩

弟兄殺死，聽主母方才哭罵，分明這一家惡人，一個也難活命，可惜事前不知，否則，一同逃走多好，狗子走後，又想起主母待人好處，惡人一死，主母必嫁七星子，現雖受苦被困，還不是和以前石牢中那些受罪的土人一樣，不定何時，七星子忽然飛來，將他救走，意欲就勢報恩討好，七星子來了，隨同主母逃走，竟乍着胆子，拿了食物，偷偷由後窗戶進去，先將玲姑綁索，偷偷解開，鬆了手脚，說明來意，再三哭勸，再分一人，外面望風，以防同伴找尋，狗子回來查問，玲姑自從狗子，二次入內拷打，剛命丫頭，將他綁向床上，打了幾下，玲姑知道私情敗露，自拚必死，破口咒罵，公然明說，李強是他情人，欲求速死，不料狗子，陰狠凶毒，聽這一罵，更生毒念，反倒停打，準備事完之後，再下毒手。慢慢收拾，凌虐個夠，然後慘殺，以出惡氣，跟着，便有前樓來人報信，說北山崖上，掛起紅燈，並有流星飛過，老莊主又命人來通知，因莊主防備奸細，先已吩咐來人，不許走上，被衆喘住，隔船傳話，說方才命黃河三龍，分頭窺探虛實，得知新村，並未水淹，莊外官道對面，聚着不少小木排，敵人却看不到，去的人想將木排上纜繩斬斷，并拖他兩條回來，還未動手，坡上樹林中，一聲呼嘯，箭鏢齊發，幾受重傷，才看出敵人厲害，木排又不比船，可以鑿穿打沉，照此形勢，分明敵人，早有準備，今夜定必大舉來攻，請莊主不要專守後樓，可帶夫人，去往前樓鎮守，那裏房多，又有假山，可作犄角，互相呼應，地勢極好，祇要多備弓箭長槍

火把，敵人決難攻進，後樓便被敵人搶去，我們反攻，更易取勝，却萬不宜堅守，那四面樓廊，便是大害，水勢一高，易被敵人搶上，莊主如落敵手，萬事皆休，照老莊主的估計，敵人任多猛惡，前樓也攻不進，就是來勢太凶，失掉一兩所樓房，仍可仗着地勢，將其打退，反倒上算，至少可以相持十天半月，更不可上敵人的當，稍有動靜，大驚小怪，一擁齊上，須要分班防守，保全實力，以防敵人，日夜攻打，惑亂人心，疲於奔命，並說，這場大水，雖被敵人倒灌反攻，照今日形勢，仇敵準備已久，但未停當，再等上三五月，我們一點不知，仇敵突然乘機來犯，陸地不比水中，我們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厲害，巧用藩台夫人，說他們是反叛的主意，更未想到，對方那多的人，又有多年仇恨，拚命而來，我們全家，你想活命，多虧這場大水，才可保得轉危爲安，請莊主念在父子之情，和這大一片財產，務要聽他的話等語，狗子聞言，雖然跳腳大罵，老狗罪魁禍首，不是他亂出主意，怎會吃虧，受人惡氣，還丟掉一個美貌婆娘，萬一家敗人亡，非和老狗拚命不可，口中怒罵，想起却是胆寒，隨便吩咐下人，看守玲姑，防他又向敵人，暗通消息，怒極心慌，因知玲姑，溫柔文弱，並未防他逃走，也未禁止使女，與之相見，急匆匆便往前樓趕去，仍照老賊所說，行事不提，玲姑先聽形勢如此緊急，心中暗喜，反到遲疑，減了死意，再見小香琴兒，偷送食物，解了綁繩，越發生出希望，但知狗子，固非人類，這些惡奴，也都狼心狗肺，恐二女爲他受害，

加以心口氣痛，吞吃不下，再三勸令二女退出，以防連累，二女見主母，一身細皮嫩肉，到處傷痕，衣服也被撕破，好生悲苦，口中答應，却去後半間，一裏一外，分班守望，狗子初經巨變，心神已亂，始終未命關窗，惡奴知他喜怒無常，對這行將慘殺的夫人，仍是不敢怠慢，便在窗外走動，也是防備後面來敵，並無就勢凌虐之意，玲姑苦難中，却是度時如年，初意惡奴來報，信號已發，轉眼來人便可殺到，李強平日那樣愛護自己，得信定必親身來援，不論死活好歹，我也見他一面，那知底下便無信息，也許先逃二女，中途被害，三毛還不知道，祇管憂思如焚，越等越心焦，爲了初遭毒打，周身痛苦，臥在床上，想心事養神，沒有起身，始終不知小香琴兒，一內一外，隔着樓窗，守候探望，這時，琴兒打聽不出個道理，剛由前面回轉，外面人正走動，恐被看出，也翻窗進來，正在商計，改由小香，去往前樓探望，尙未起身，玲姑也聽到炮響，跟着，便聽惡奴，亂喊亂跑，由窗前馳過，以爲業已發難，心中一驚，起身查看，剛忍痛坐起，便瞥見一條黑影，閃往窗旁，先頗害怕，疑心是鬼，繼一想，我已快死的人，鬼來正好，怕他作什，樓上燈光這亮，人又這多，怎會有鬼，莫要是什救星，但不該穿黑，身子那麼矮短，像個女人，念頭一轉，李強昨夜曾說，他新會面的大嫂，便是黑衣帶面，這黑影，看不清面目，也許是他，當時心動，慌不迭開窗張望，龍姑如由後面走進，二使女見他那身裝束，定必驚呼，生出枝節，兩下這一湊，再巧沒有，

龍姑本來認得，見他霧鬢風鬟，丰神不掩，雖然身遭毒打，面容悲苦，衣服也多撕裂，燈光之下，反更顯得玉容哀豔，再一看到那玉雪也似的一片柔肌，上面再隱隱現出兩條傷痕，越發動人憐愛，心中驚喜，忙趕過去，側顧前樓，有一惡奴背影，似要走動，忙卽低聲急語，玲姊不必驚疑，你那三弟，命我救你出險，話未說完，目光到處，瞥見裏面，地方甚大，陳設整齊富麗，藏身之處甚多，空無一人，越發高興，不等話完，人先縱身入內，將窗關好，一口先把燈光吹滅，耳聽玲姊，悲聲低喊，你是大嫂麼，心方一動，後面二女，回顧燈滅，主母立在當地，但未發現另有一人在旁，趕了過來，龍姑心中一驚，一手拿出飛刀，剛往旁一閃，玲姊已搶將過去，囑咐二女，說我眼怕光，要靜養些時，你們在外，許多不便，少時如有救星，定帶同逃，最好出去，否則，也都留在此，如聽我房中有什動靜，不可再來張望，七星子是我兄弟，他最恨人看他，見人就殺，飛刀厲害，莫受誤傷，隨聽二女應諾，窗戶微響，似已離開，龍姑探頭一望，還有一人，藏在窗旁未走，想起玲姊喊他大嫂，暗忖我這樣愛護他，不知他的心意如何，何不冒充大嫂，探探他的口氣，對於丈夫，是何心意，主意打定，玲姑業已回轉，剛一拉手，還未開口，便淚如雨下，龍姑見他悲苦，室中燈光雖滅，外間還有燈光透進，因想試探他和丈夫的心意，連初來救人逃走之念，也自忘却，低聲說道，玲姊被豺狼打傷，你這玉一樣的人，怎禁得住，我看床側地勢隱秘，你可臥倒，我借

帳子隱身，和你密談，免得外面燈光太亮，被惡奴看破，不多一會，你那三弟，也快來了，玲姑聞言，越想李強越好，忍不住悲從中來，祇管傷心飲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本來還想客套幾句，因覺自己，被綁床上，不願起立，恐被惡奴看破，祇得照着來人所說，臥向床上，偷偷哽咽着，說了幾句，龍姑見他，傷心已極，拉着自己的手不放，彷彿見了親人一樣，越發同情感動，祇顧勸慰，忘了起身，惡奴張泰，狼子野心，早看上主母美貌，見衆人都在前樓，妄想偷入房內，獻點殷勤，相機下手，沾點現成便宜，並料狗主人，一定回心，日後就不能得到實惠，也多一個內援，利益太多，那知色心初起，死星業已照命，茹億回尋龍姑不見，仰望樓板上，好些水漬，一時情急，探頭一望，龍姑業已越窗而入，忙即追上，去到窗前警告，令其速退，不可兩誤，龍姑回顧茹億，人立窗外催走，既不捨得玲姑，又有成見，如何肯走，正在搖手拒絕，令其速退，惡奴業已走近，也是惡滿該死，作賊心虛，惟恐有人跟來，不住回望，不會看見前面來了敵人，茹億瞥見惡奴走近，相隔已祇三丈，心中一驚，忙往柱後一閃，惡奴到了窗前，又防對樓有人，先往外面張望，身後樓窗大開，竟未看出，被茹億取出七稜如意純鋼鑽，對準命門打去，連聲也未出，便自倒地身死，方覺死尸是個大害，急切間想不起法子，龍姑業已轉身，想起窗門未關，回顧茹億打倒一賊，猛觸靈機，忙即縱出，一手抓起，低喝二哥快走，我有主意，茹億攔他不住，恐賊未死，又朝頭頸割了一

刀，順手將衣撩起，塞住傷口，以防血流地上，被人看出，龍姑已抓了死尸，跳將進去，將窗關好，茹億無法，又聽前面，人在走動，祇得跳下，爲防洩漏，四顧無人，又潑了許多水上去，掩飾脚印，待了一會，並無人來，忽聽上面微響，仰望龍姑丟下半段木棍，上有一信，就着燈光看完外面的字，不禁大驚，二人忙亂了一陣，始終不曾想到此來爲何，有這一會，人已救走，等到茹億想起，上面已有好些惡奴，往來走動。

三 深情誰與訴苦緒託微波

原來龍姑回到房內，玲姑也聞聲驚起，一看惡奴死尸，想起方才隔窗所聞，許多無禮的話，勾動傷心，又哭了一陣，龍姑好容易將其勸住，瞥見床側茶几上，放有紙筆，還有一封寫與李強的絕命書，尙未寫完，就着外面燈光看完，匆匆在後面，寫了幾句，低聲笑說，下面有人，我代你將此信，送與三弟可好，玲姑自更感激，又託龍姑，加了兩句話，全沒想到對方，便是以前情敵龍姑，將信包成一捲，順手拿起狗子打斷的斷棍，拔下兩根頭髮紮好，探頭無人，縱將出去，交與茹億，卽速送交李強，再趕回來，二次剛闖好窗，便聽衆惡奴，說笑走回，心裏一橫，決計陪了玲姑，一同出險，自己也同被困在此，倒看李強如何來援，萬一狗子闖進，自來擒賊擒王，率性冷不防，將他擒住，當時不必再費人力，便可成功，真

要不妙，或是對方，能手太多，制他不住，不肯降服，便拚犧牲自己，先將狗子殺死，爲新舊兩村的人，除害報仇，再與敵人拚鬥，一面告知江茹二人，發動信號，二人也必上樓相助，至多寡不敵衆，受一點傷，也不致爲敵所殺，身落人手，這樣比他兩弟兄，預定的三路進攻，水火並用，雙方惡鬥，怎麼都要傷點人，似乎還要高明，想到這裏，心胆立壯，祇爲衆人除害，雖死何妨，決計照着黑女所說，做此驚人的事，代女子們，爭一口氣，主意打定，更無去意，回到床前，便和玲姑，低聲密談，先說李強得信，如何憂急，但他白人白馬，容易被人看破，又是爲首主持的人，事關大局，不能離開，衆人又不許走，他又不會水性，來也無益，許多爲難，急得跳腳拍胸，恨不能要自殺，這裏埋伏重重，又太危險，無人敢來，來也無用，必須等候時機到達，進攻令下，才可下手救你，但他放心不下，又防你那豺狼，事急之時，害你出氣，最好有人代他來此送信，說明他的苦衷，並代作伴，相機應付，萬一狗子害你，便先將他捉住，如能因狗子，挾制賊黨，當時便可成功，我姊妹安然脫險，更不用說，否則拖延點時候，殺以除害，救兵也必趕到，敵人頭腦一去，自然瓦解，本心想叫弟妹龍姑前來，偏有要事走開，我看他實在惶急可憐，我雖不會見過，但聽人說，你非但美極，人更溫柔聰明，誰見了俱都喜歡，早想見面，難得有此機會，便告奮勇，代他來此，先見沿途埋伏厲害，防禦周密，你身受傷，人又秀氣，不會水性，帶你逃走，固是萬

難，便想見你，也非容易，不料機緣湊巧，居然如願，你祇放心好了，玲姑好生感動，拉着龍姑的手，淒然流淚道，大嫂既是三弟請來，我們的事，想也知道，說起來，我真對不起他，照我二人，前後親密情景，一般人也許多心，便今日我被禽獸毒打，受這一場惡氣，也由他而起，其實，我們始終乾乾淨淨的，以前還有將來打算，現在連心裏，都是空空洞洞，什麼念頭都沒有了，每次見面，彼此雖極關心，說的多是互相勉勵，想將新舊兩村的人，早點救出苦海。或是有什士人被困，想要救出虎口。令我暗中相助，分那禽獸心神，匆匆說上幾句，立時分手，本來形勢，也太凶險，稍爲被人看出，便是殺身之禍，內有一次，因他來得太勤，果被惡奴看破，剛一上樓，便喊殺上來，他真胆大機警，敵人業已走上樓梯，他還是那樣鎮靜，對我把話說完，輕輕往門後一閃，一面拔出他那兵器飛刀，我也照他所說，解開兩個鈕扣，拖了鞋皮，揉着眼睛，裝着夢中驚起，趕出喝問，並還指揮惡奴，滿樓搜索，由我房中穿出，鬧了一陣，也是你殺那惡奴張泰，恨他入骨，不知怎會昏想生疑，說人也許藏在我的房內，竟不聽我的話，重又領人回身搜索，我知他藏在門旁屏風之後，先嚇得心跳，繼一想，他這人何等聰明機警，決不死守當地，也許離開，真要撞上，憑這幾個惡奴，也未必打他得過，誰知這廝，真個刁惡，早在暗中，告知他的同黨，已由前面，分三路圍兜過來，我見人已分開，和我一起的，才祇五人，就是撞上，也許無妨，還沒想到那樣陰毒，

竟連對我，也生了疑心，不過不敢明說，防我硬不答應，另外兩起，連同樓下起來的幾個武師，也由前門趕來，我見人多，心想要糟，樓上下到處敵人，方才他又無法逃走，心正叫苦，爲了救他，還硬假意吵罵衆惡奴，連一個人都找不到，心却急得怦怦亂跳，那知連床底也翻到，並無一點人影，跟着，便聽樓外，傳來信號，七星子又在西北方出現，我先當他，人已逃走，又是驚喜，又是奇怪，當時胆大，向衆惡奴，跳脚大罵，說他們不會辦事，都是飯桶，這多的人，既然看見七星子上樓，如何被他逃走，一面力催，快去捉賊，另一面禽獸又在前樓暴跳，催衆惡奴快往夾攻，人走之後，越想越生疑，覺着他剛才不在這裏，便飛也沒有這快，彼此雖不知道大哥暗中回來，每次見他面具上，沒有七星子的標誌，還當惡奴們造謠，見面時間又短，不暇多問，但我覺着近來老是他剛走不久，遠處必有警號，有時祇得幾句話的功夫，七星子同在兩個地方，相繼發現，早就疑他來的不止一人，惡奴說他會分身法，全是鬼話，當夜又是這樣光景，料定人還未走，便把下人遣開，令在各樓廊上眺望，看似把人分成三面，留神戒備，實則，空出一面，好爲他留出一條逃路，因我知他，如尚未走，事前必還要見我一面，下人走後，正想尋他踪跡，忽聽哈哈一笑，已在身後出現，原來他等惡奴追過，便知當時難於逃走，內有兩賊，最是狡猾，多半還要回來搜索，先是輕悄悄掩在後面，隨着敵人，走了兩處，忽往旁邊敵人搜過之處隱起，惡奴和我爭論時，他就站在

惡奴身後景益，花架的側面，相去才祇數尺，竟無一人看出，因聽惡奴，口出不遜，神情鬼祟，大有疑我之意，口氣又極輕狂，自己還未出險，一毫不在心上，反因此勾動怒火，暗中掩來，正準備惡奴再有無禮的話，立發飛刀，將其殺死，大哥裝的另一七星子，忽將敵人引走，跟着和我對坐，從容說笑，除手中兵器飛刀，沒有放落而外，直似我家來的一個熟客，一點也看不出人在危機密佈之中，我倒嚇得要死，連催他走，他說不忙，你當樓下，就沒有入麼，惡奴已對我生疑，方才和你說話的一個，更是可惡，早晚撞上，非除去不可，勸我以後，格外小心，這般豬狗，攔他不住，何況真七星子，也在此地，雖因此人，形踪飄忽，始終不會對面。但是彼此志同道合，有他相助，所向無敵，並說，他那位未婚夫人龍妹，今夜也來接應，決可無事，不過，他由樓上縱下，難免與敵交手，就此下去，恐引起惡奴對我疑心，令我先行喊叫，吵得越凶越好，這樣看似與他爲難，實則，分散敵人心神，無異暗中相助，於他有利，我聽他說得有理，先裝害怕，說聽後房，有了響動，喊人來看，等和衆下人，尋到後房，他便現形衝出，我忙趕往樓前大喊，他已縱下，本來我勸他，由樓後逃走，那裏人少，他因白馬，藏在樓旁花林之內，仍由原路跳下，下面果有惡奴埋伏，被我驚動，想要搶上，人已縱落，才一對面，便被打傷了幾個，他一聲長嘯，馬便縱出，被他騎上，從容逃走，這樣胆大，事後想起，還在心裏，他却若無其事，日子一久，大約惡奴，先看出他

破綻，去向狗官親金蘭告密，行時害人，留下一信，禽獸當時大怒，趕來毒打，最後拷問，我氣極拚命，說出真情，禽獸走時，將我綁起，我知禽獸陰毒，還不想容我好死，我也不想活命，祇想死前，和他再見一面，表明我的真心，正在盼望，不料大嫂趕來，死活我都感激萬分，我和他從小長大，由八九歲起，他便對我一直盡心愛護，後來我雖負心，心中仍是時常想念，也說不出什麼緣故。明知我背盟在前，對他不起，他又有了賢妻，我就被救出去，此後身世淒涼，也成一個孤鬼，我固不會嫁他做小，也更不會再嫁別人，不知怎的，和他一樣，見面無話，所說也是別人的事，不與我們本身相干，不見又想，心神老是不定，我老覺他對我，和從前大不一樣，口氣雖極關切，神情一點也不似前親熱，彷彿當中隔着一道牆，先頗懷疑生氣，以爲意存輕視，對我的好，祇是昔年情分太深，後雖中變，餘情尚在，又見我失身豺狼，好些苦痛，將來並有殺身之禍，一時的善心憐憫，非但不再愛我，反恐小狗死後，身無所歸，向他牽纏，難於拒絕，預先打好主意，不使彼此親近，每一想到這些新愁舊恨，便自傷心，幾次想要問他，並對他說，我不是那樣沒骨氣的人，祇管放心，無如他表面上，始終殷勤，我又好強，不願示弱，對他流淚，始終沒有開口來，想不到他對我，仍和以前一樣，雖然事過境遷，形勢全非，彼此都無他念，照大嫂方才所說，妹子死也瞑目了，龍姑見他，滿腹幽怨，無限愁腸，盡情傾吐，絲毫不假掩飾，丈夫對他，固是光明磊落，和

平日所說一樣，使他本人，也極知自重，沒有絲毫歪念，再見玲姑，斜倚繡枕，雲鬢欲墮，玉膚如雪，竟體溫馨，屋中燈火雖滅，隔窗透進來的燈光，照在身上，真如海棠春睡，帶雨梨花，說不出那一種美好嬌豔，所說的話，又是那麼盪氣迴腸，幽怨淒苦，不盡纏綿，耐人尋味，由不得越看越愛，增加出無限同情，暗忖，此女真個絕世無雙，我見猶憐，何況男子對他顛倒，我如是個男子，便知女人禍水，似此佳麗，也必不捨放過，聽他所說，丈夫對他情景，真個心狠，想到這裏，覺着這樣丰神絕代的舊情人，對方又不是沒有回心轉意，對他祇有比前更好更真，他竟始終拿定主意，非但不稍搖動，與之親近，照此女所說，表面上并還神情淡薄，暗防糾纏，好些使其難堪，心中悲苦，欲吐無從，連我聽了俱都不忍，他偏如此固執，爲着何來，念頭一轉，已早把來時疑念，消個乾淨，對於玲姑，也更憐愛親熱，決計與之結一至好姊妹，祇不知對方，對我本人，心意如何，便用言語試探道，玲姊，可聽你那三弟，說起他的三弟妹麼，玲姑早聽李強說，龍姑如何對他同情投緣，渴欲相見，不是事情太險，再三攔阻，目前早已同來，明知自己和三毛，昔年愛侶，餘情未斷，非但沒有醋意，暗中吵鬧作梗，禁阻相見，反更日常關切，有時還勸李強，常來看望，本覺難得，存有好感，人更聰明，知道黑女乃李誠之妻，生長山中，人最剛強義俠，和龍姑初見不久，已成莫逆，再想到來時所說口氣，知道對方，弟兄妯娌，情分深厚，心上人雖被龍姑得去，此生

已無破鏡重圓之望，此是當初自己不好，不聽良言，惑於虛榮，受人欺騙，與他何干，李強曾說，黑女身材瘦長，雖與來人形貌，好些不符，因為寵姑誠懇親切所動，並未想到他是改裝而來，料知所說，必有用意，慨然答道，這位寵姑，我雖聽說，不曾見過，但聽三弟之言，真是他的佳耦，難得人會那樣明白，他明知三弟和小妹，舊日情愛甚深，竟無絲毫疑念防閑，他能信得過三弟，就是看得起我這薄命人，我對他祇有萬分感謝，別的不說，單他這樣放心，和對我的至誠愛護，我便不能有什絲毫對不起他的念頭，可笑三弟，枉自和我總角之交，多年愛好，竟看不出我的心思，不怕大嫂見笑，我和他由十來歲起，便發生情愛，雖因彼此年幼天真，沒有別念，可是他每日一早，便到我家，平日同出同進，恨不能兩人粘成一起，不要離開，似這樣，直到分手以前好幾年，都是如此，別時，爲了和秦賊父子，仇恨太深，形勢危險，大哥再三勸告，不許他私自尋我，他照例說定算數，也未再來，可是分手時節，他那悲憤，和我親熱神情，一時也說他不完，近年久別重逢，他簡直換了個人，我也看出他對我，並非忘情，不知怎的，老是看我不起，那日問他前贈的玉玲瓏，可還尚在，本是無心之談，他不知想到那裏，竟說打獵時丟掉，他的性情，我所深知，誰姊既允他來尋我，也決不會要去丟掉，明是說謊，當時我付之一笑，他立時說走，我也不會留他再坐一回，暗中却是傷心已極，並還料定，暫時他已誤會，不會再來，誰知第二日深夜，特意爲此

尋我，說他昨日防我向他討還，假稱丟掉，實則，始終貼身藏好，沒有離開過一天，但要留作終身紀念，不再還我，經我暗中留意，查聽口氣，好些話，均不像他本人所說，分明又是這位龍姊，恐我傷心，教他這樣說法，此舉聰明到了極點，既使我心氣略平，並可借此查看我兩人的心意，不料他防我之心未去，不曾照辦，話祇說了一多半，教的書沒有記熟，有的並還改變，處處留心，比他由此不來，還要氣人，我想說他幾句，繼一想，我已無心重圓舊夢，祇想幫他，報仇除害，不問所說，結爲姊弟之言，是真是假，到底這世界上，父母之外，還有一人，願念到我，也是難得，何況他以前對我，實是情深愛重，是我背信食言，不能怪他，反而心平氣和，改說正事，他見我不再提起，方始安心，我雖羨慕龍姊，福慧雙修，有此真心實意的深情丈夫，對他本人，却是感激到了極點，人貴知心，我想見他，已非一日，三弟真要心口如一，當我骨肉之交，便可和他常時來往，結爲異姓姊妹，加上大嫂這樣好人，我雖孤身一人，有你二位姊妹，真比以前，關在牢籠裏面，相差天地下，龍姑聽他說起玉玲瓏之事，竟和眼見一樣，彼時原聽玲姑神情哀怨，恐其難堪，心中悲苦，又當用人之際，強着丈夫，次日暗中往見，並想就此查探雙方心意，後見丈夫回來，面帶愁容，仔細一問，才知見時，爲防玲姑勾動舊情，沒照自己話說，走時，看出玲姑忍淚悲苦情景，知他心意，被其看破，回身窺探，果在伏床哽咽，傷心已極，又無法安慰，自覺不情，心中難

過，彼時還不十分相信，今日一聽，果然相符，一真百真，對於玲姑，感想更好，忍不住拉住玲姑的手，低聲勸道，玲姊不要傷心，將來小妹，必以全力相助，決不使你有什爲難之處，大嫂爲人，比我更熱，我們一起，祇有熱鬧快活，怎會使你寂寞，何況重建桃源莊，還有許多事要大家下手呢，玲姑方覺對方，改了稱呼，口氣與先不同，心中一動，忙道，你不是大嫂麼，龍姑收回一手，剛把面具揭下，笑說，我是倪龍姑，奉你三弟之命，來此保護，救你脫離虎口，免爲豺狼所傷，玲姊恰又誤認大嫂，妹也就將錯就錯，想聽你背後的話，你在患難之中，我還騙你，實在無禮，請你不要見怪，說時，一張豐麗明潔的面貌，已現露出來，正與李強平日所說相同，越發驚喜感激，忙說，龍姊我真想不到，冒着奇險，深入虎穴，來救我的，竟會是你，方才我會說你是我知己，果然一點不錯，本來人心隔肚皮，你這一試，我和三弟的心跡，全可證明，真比我死裏逃生，還要高興，如何還會怪你，二女正談說間，外面先是震天價一聲號炮，比先前兩次所聞，要響得多，跟着，便聽三四面炮響，與之呼應，前樓一面，隱隱傳來喊殺之聲，這時，衆惡奴因惡奴張秦失蹤，尋遍全樓，不知去向，幾次提議，要往玲姑房中查看，均恐狗子反覆，不敢冒失，鬧得最凶時，玲姑又在裏面喝罵，一面故意高呼小香倒茶，二女恰都離開，惡奴見他發怒，想起狗子喜怒無常，夫人平日，又最得寵，不敢再吵，靜了一靜，也就罷了，不料內一武師，本領不高，心思却細，斷

定惡奴，人決未離開，不是遇害，便是落水，招呼衆人，專查有無可疑之跡，衆惡奴覺着有理，二次分途搜索，內有兩人，尋到玲姑窗前，發現窗台上，有兩點血跡，驚呼起來，正要喊人查看，前面敵人，業已發難，炮聲過處，跟着便聽鼓聲如雷，震撼水面，聲勢越發驚人，迥出意料，當時一陣大亂，也忘了喊人來看血跡，分朝前面趕去，龍姑何等機警，口中說話，耳目並用，早注定那幾面門窗，一見窗外，立有兩條人影，交頭接耳，互相指說，仔細一聽，剛聽出血跡二字，想起房中所藏死尸，暗道不好，忙把刀拿起，未等招呼玲姑，號炮業已發動，隱聞雙方喊殺之聲，由前樓分三四面傳來，二女知李氏弟兄，業已率衆進攻，心中一喜，精神大振，玲姑首先坐起，龍姑見他緊張興奮之狀，笑說，玲姊先不要忙，此時援兵未到，外面人多，你身又受傷，容易吃虧，下面停得有船，還有兩個得力幫手，少時就到，等到見面，再打主意，包你從容出困，可恨你三弟，此時還不見來，話未說完，小香琴兒，相繼慌慌張張，越窗而入，一見房中坐一黑人，未容驚呼，玲姑已先喊住，匆匆一問，才知方才是一枝火箭，由西南方，射往東北，到了空中，落將下來，無巧不巧，落在前廳側而不遠，山亭之上，箭上竟附有好些火彈，一個接一個，藥線業已引燃，到地爆炸，傷了兩人，當時火起，隨有三四枝火箭，由北山崖上發出，雖然落在水中，不曾起火，但那威勢，即極驚人，落到水裏，照樣爆炸，震得水和小塔一樣湧起，緊跟着，又是幾聲大炮，也不知

那裏來的那許多木排，上面燈火通明，火龍一樣，差不多有好幾百條，上面立滿手持火把弓刀的敵人，喊殺震天，潮水一般，分三面朝前樓攻到，我們祇管備有弓箭火球，朝前亂打，聽說敵人，人多厲害，全肯拚命，並無用處，我在前廊，祇看到一點，水面上好似佈滿了火光，映得上下通紅，如今男女下人，全都害怕，尤其是先前奉命保護後樓的天爺二爺們，三三兩兩相對商量，說平日和土人，仇恨太深，被他殺將進來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表面都說最好趕到前面，一同合力，將他打退，暗中却各使眼色手式，看去十分可疑，我正想男的都走，這座後樓，何人防守，跟去一看，原來他們知道老莊主，防備最嚴，又會算計，腿快點的，已各自搶先，駕船逃走，樓後停的船，已被偷光，內中一條小船，上坐三人，起身較慢，正往前走，不知怎的，噯呀一聲，無故翻倒，同時聽說，莊主因好些貴重東西，都在夫人房內，還要趕回，不知真假，望夫人趕緊打個主意，否則，這些人，都是狼心狗肺，有好幾個，都說過無理的話，最氣人是，船被先逃的人偷光，前面還有四五條船兩付木排，兩個武師，二十多個打手，都說夫人房中，金銀財寶甚多，這般土人，多半祇殺莊主全家，他們吃人的飯，奉命行事，祇要到時話說得好，全不相干，口氣大是不妙，如非朱老武師，力說，敵人不過虛張聲勢，看去人多，顯得威風，其實他們，無什本領，憑着蠻力，決難取勝，祇七星子厲害，一個已在附近水中，騎馬出現，但是我們新來的幾位武師，均有驚人本領，內中還有幾

位會水性的，你們不要冒失，弄個豬八戒照鏡子，兩面不是人，此時敵人，祇吵得凶，火也才起了兩處，並未被其攻到前樓，就被攻進，這大小數十百所樓台，祇肯和他硬拚，照樣轉敗爲勝，你們冒失亂來，非找倒霉不可，尤其老莊主，準備嚴密，方才莊主曾說，官兵三日之內，必要來此掃蕩新村，當他反叛看待，一網打盡，祇守上兩三日，便有救星，敵人剛一進攻，你們還沒交手，便自行慌亂，就算他不殺我，誰和他一起賣苦力，幸而這裏都是自己弟兄，要是被莊主身邊那幾位聽見，必當我們，膽小怕事，背主偷生，還想混水撈魚，誰也休想活命，不如看清形勢再說，能勝最好，真要打敗，再逃不遲，這夥土人，都要憑力氣換飯吃，我們怎過得慣，才將這夥人壓住，跟着，便見那人，和他徒弟打手式，竟往前面欄杆下停泊的一條小船土縱去，匆匆開了就走，看神氣，必是看出衆人，想要趁火打劫，後樓空虛，去往前面報信討好，表示忠心，想請莊主，另帶得力的人回來，鎮壓防守，我們小心些好，說時，二女都是神態慌張，爭先開口，小香說了幾句，插不上嘴，又往窗前張望，忽然驚道，後莊開來好幾條船，上面還有我們號燈，想是老莊主派來的救兵，怎麼不往前樓，却朝我們這面趕來，玲姑見窗外，又趕來幾名使女，房門外並有人在低呼，請夫人小心，強盜業已殺來，可有什吩咐沒有，玲姑知道衆人，對他忠心，事已至此，也無須隱瞞，正要向衆開口，龍姑因聽小香一喊，窗門已開，瞥見斜角水面上，駛來五條船和木排，上面人數不

多，但是刀槍並舉，火把通明，直對後樓這面駛來，想起江萊茹儻，均在下面，此時怎還未到，鼻端又聞到一股血腥氣，耳聽琴兒，指地驚呼，見是惡奴死尸，隨手抓起，越窗而出，玲姑急喊，龍姊怎不帶我，龍姑回顧說道，拋這死尸，就便喊人就來，玲姊放心，窗前使女，見一條黑影，帶着一人飛出，同聲驚呼，便往旁退，龍姑也是心中高興，一時大意，先看出窗外，祇有三個使女，又知玲姑，素得人心，毫不在意，沒想到他那一身裝束嚇人，窗門剛開，對方不會看到房中還有外人，前面有幾個惡奴，因聽左近樓上，人語喧嘩，說有救兵趕來，回往後面張望，聞得使女驚呼之聲，瞥見黑人飛出，手提一人，正是先前失蹤的惡奴張泰，自恃人多，同聲喝罵，追撲過來，還未到達，內中兩個，揚手便是一鏢，龍姑見衆惡奴，方才一亂，又聽出這輩都是飯桶，本未放在心上，江茹二人，祇一趕到，當時便可成功，因丈夫始終未來，方才賊擒王的主意，也未如願，好些失望，聞聲側顧，將手中賊尸一搯，那兩隻鋼鏢，恰中在惡奴頭上，將狗頭打得粉碎，不由大怒，假裝膽怯，張皇欲退，等到敵人，相隔丈許，冷不防舉了死尸，揚手朝前打去，發鏢二惡奴，還當張泰未死，又聽出黑人，是個女子，拿着惡奴當擋箭牌，不敢胡亂發鏢，一面喝罵，一面前撲，被龍姑一死尸，先將當頭一個打倒，第二個也被掃中，撞向一旁，幾乎跌倒，龍姑知道對方人多，更不怠慢，拔出腰間飛刀，颯，颯，接連三道寒光，朝前打去，當時又傷亡了三個，惡奴共

祇八九人，還未近身，上來便先去了一小半，全都膽寒心驚，那裏還敢冒失再進，一陣大亂，往後驚退，龍姑見自己孤身一人，爲防玲姑有失，先將三枝飛刀，搶了回來，乘賊黨未來，連朝窗中，低聲急呼，說你這裏，門窗堅實，快把前後門窗關好，以防敵人侵入，不要管我，玲姑初次見此凶險，嚇得心裏亂跳，雖見龍姑，連殺傷了好幾個，畢竟人單勢孤，一面忙喊，房中二女，快將兩面門窗，一齊關上，面前的窗，却不肯閉，極口急呼，龍姑請快進來，我姊妹死活均在一處，你孤身一人，如何在外對敵，龍姑連喊江茹二人，未聽回音，前面教師惡奴，已全驚動，重又回身，但不似方才那樣猛撲，並還交頭接耳，好似還有鬼謀，斜對面樓房上的敵人，也全警覺，紛紛喊殺，並有好幾枝冷箭，相繼射來，釘在樓板上，震震有聲，搖撼不已，內中一枝，龍姑幾被射中，玲姑又固執不肯關窗，強要回守，並還伸手來拉，正在愁急，力說不可，耳聽身後一面，脚步微響，忽然警覺，知有敵黨，繞着後樓，兩面夾攻，急怒交加之下，忙將手中鋼刀，插向肩上，雙手持了幾把飛刀，正準備來人祇一現身，先殺他幾個出氣，樓外倏地一亮，跟着便聽對樓，人聲大亂中，雜着一串爆音，同時，又聽身後驚呼，龍姑原因前後皆敵，貼窗而立，兩頭戒備，目光到處，瞥見身後，掩來一賊，張弓待放，不知何故，跌倒在地，隨聽驚號奔逃之聲，亂成一片，心方奇怪，前面十來個敵人，也走將過來，手中多半拿有弩箭暗器，看神氣等，似再進幾步，等後

面同黨，包抄過來，一同下手，兩下夾攻，不料隔樓火起，內有數人，似極驚惶，便往旁邊張望，口中急喊，亂成一片，當頭另有五人一起，却似全神貫注自己，並未回顧，假裝飛刀厲害，故示膽怯，走得極慢，實則別有陰謀，神情凶狡，一望而知，心中有氣，來人相隔，已祇三丈，揚手一刀，剛剛發出，由側面一人肩上擦過，似已受傷，還未看真，對方的弩箭暗器，已全發出，正待拔刀招架，忽聽一聲斷喝，一條灰影，箭一般首先由下竄上，一手拿着一個布包當盾牌，一手拿着一根七稜如意純鋼鑽，一身又光又滑的水衣水靠，動作如飛，才一照面，便將敵人弩箭暗器，紛紛打落，一縱兩三丈，朝前殺去，剛看出來人，正是茹億，江萊忽又由後面趕到，三人會合一起，龍姑心膽立壯，樓上那些打手惡奴，自禁不住，這三人一殺，才一照面，便紛紛傷亡，龍姑見江茹二人，還要往前追殺，隔樓俱已起火，紅光照耀，火焰上騰，加上男女驚號哭叫之聲，聲勢甚是驚人，忙將二人喊回，令守當地，不要離開，江萊忙說，樓角後面，還有十幾個賊黨，先想由後暗算，被我用魚梭，連傷五人，業已驚退，如今三哥，業已搶先發難，大哥見他，放出火箭，也在北崖提前傳令，吩咐發動各路埋伏，一齊進攻，他知三嫂在此，格外情急，少時還要趕來，賊黨人多，又多守在樓上，居高臨下，大哥想把這大片園林樓閣留下，以爲將來全村公衆暇時行樂之地，不願燒燬，否則，我們火箭厲害，早已四處火起，敵人決難抵敵了，此時三哥等援兵未到，須防敵

人派來救兵，裏應外合，如由水中，駕了藤舟先走，沿途又有幾處高樓，恐其居高臨下，亂放冷箭，小弟已將信號放起，通知前面，最好請三嫂，回到房中，闔上窗門，專心保護玲姊，我和茹二弟，由這裏繞着樓廊，分頭搜殺，就不能把賊黨殺光，也將這些飯桶教師逼走，免得三哥等，來得稍遲，一個不巧，受敵人夾攻暗算，說時，龍姑瞥見後莊來的那幾隻快船木排，相隔漸近，側面樓上敵黨，紛紛高呼求援，並說，老莊主真個足智多謀，來的多是好手，七張八嘴，吵成一片，跟着，又見老賊所居後莊樓前，有大小十多隻木排，火把通明，分兩三起，隨後趕來，側顧前樓一帶，祇管喊殺震天，一串串的小船木排，載了許多手持弓刀的土人，由各處樓房空隙中，往來馳過，有時並有流矢，由前樓飛來，落在前面樓廊之上，但無一船，趕來應援，知前後樓相通，互有呼應，祇隔着大片園林假山，形勢危險，轉眼強敵就許趕到，心方一驚，忽聽玲姑大聲疾呼，那不是我們三弟麼，龍姑聞聲驚顧，相隔第一起來敵不遠，水面上果現出半截白人，前面昂起一個馬頭，定睛一看，正是丈夫李強，突然出現，騎着白馬，在水中急駛，看神氣，似往自己這面趕來應援，馬行頗快，可是敵人大小五隻船排，相隔也祇三四丈，順流急馳，好似更快。當頭人馬，離開來路，前面第一所樓房，祇有兩三丈遠近，因右面有兩所樓房，業已起火，哭喊之聲，甚是雜亂，加上原有燈光，照得那片水面，又紅又亮，看得畢真，知道兩邊樓上，均有埋伏，丈夫一手持刀，

一手拿着幾枝火箭，朝前厲聲喝罵，也聽不出說些什麼，後面敵船，業有鏢箭發出，丈夫人馬，一味搶先，頭都不回，惟恐前後受敵，中箭受傷，其勢又無法叫他回去，心中萬分惶急，慌不迭趕往樓前，探頭一看，前面這兩列樓房，比正樓本低得多，這時水勢越大，已快漲到二層樓面，離水最高的房頂，不到兩丈，火勢起後，濃煙大作，上面的人，存身不住，多半逃光，紛紛湧往樓前停泊的小船之上，爭先恐後，亂搶亂擠，哭喊連聲，已往前樓一帶逃去，祇來路左面一排，因是分開，沒連在一起，祇前面一處，被火點燃，因在上風，樓頂離水更低，上面防守的人，有幾個本領較高，想因敵人未到，先就逃走，不好意思，又估着上風便宜，望見敵人，祇有一人一馬，自己這面，還有十多隻船排的援兵，相繼在他後面追來，認出來敵，正是爲首仇敵七星子之一，倚仗人多，居高臨下，正在張弓搭箭，同聲喝罵，準備再稍隔近，便發鏢箭，其勢汹汹，爲首一人，手已揚起，另外還有一二十人，看去也都似會點武功的好手，龍姑見狀，急得心跳，玲姑更在後面哭喊，你們快救三弟，不要救我，人也變窮而出，抓着龍姑手臂，急得周身都抖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敵人第一枝鏢箭，還未及發出，李強人馬，已然趕近第一所業已起火的孤樓之下，身後船排，也越追越近，有好幾枝鏢箭，由後射來，落在馬後水中，差一點沒有射中馬股，眼看萬分危急，李強一聲斷喝，把手一揚，立有一縷火星，帶着一道寒光，往相隔兩丈房頂上的敵人打去，那道

寒光，正是李氏兄弟百發百中的飛刀，和一枝火箭，同時發出，飛刀較快，搶在前面，敵人似知火箭厲害，中上便要爆炸起火，爲首一人，自恃武功，祇顧看那火箭來勢，想用兵器，將他打落，百忙中，沒看出另外夾有一口飛刀，來勢更猛，竟搶在火箭之前，等到瞥見一道尺許長的寒光，迎面一閃，想要逃避，已自無及，當時打中面門，刀尖直透命門，斜穿出去半截，釘在面上，祇驚呼得半聲，身子一歪，撲咚一聲，滾跌水中，送了性命，樓頂同黨，原是奉命防備後樓的，幾個好一點的打手，由這兩個有本領的武師，爲首主持，先見火箭飛來，不顧用箭去射敵人，各舉兵器，搶先防禦，本來那枝火箭，多半要被打落，不致起火，因這爲首一人，自恃本領，搶先上前，吃飛刀打中要害，應聲而倒，衆惡奴打手，本就心慌，見狀大驚，另一武師，見火箭帶着一團火星，由身旁飛過，喊聲不好，一刀撩了個空，剛一轉身，第二道寒光，又由身後飛來，連影子也未見，便被透胸而過，倒地身死，爲首兩人，轉眼傷亡，下餘這些惡奴打手，那裏還敢迎敵，再見一串爆音起處，樓瓦震碎了好幾處，當時火起，越發心驚膽寒，紛紛翻着屋檐，搶先逃走，往樓前兩條木排上縱去，有的心慌太甚，竟由樓頂，縱往水中，人還不曾逃完，內中一個手快的，回顧敵人，已由水中趕來，越發膽寒，慌不迭回手一刀，斬斷排上纜索，紛紛搶起篙竿，撐了就逃，剛順流逃出兩三丈，待往旁邊花林中，掉頭竄去。

四 火箭飛刀

李強認得這些惡奴，都是窮凶極惡之徒，揚手一枝火箭，又打向木排上面，當時火起，並還傷了數人，嚇得那些助紂爲虐的惡奴，紛紛驚號，不顧命竄往水中逃去，李強正覺快意，忽聽馬後連聲水響，坐下白馬，不住東搖西晃，亂蹣亂竄，知道後面敵船，業已追近，偏頭回望，雙方相隔，已祇三四丈，當頭一船一排，並肩同進，上面共有十來人，一面搖櫓急追，一面亂發鏢箭，內有兩枝，恰由頭旁不遠射過，不是那馬，靈慧機警，善於閃避，四足一登，便是丈許遠近，早被追上，中了冷箭，起初原因救人心切，又知敵人，戒備嚴密，狗子人在前樓，雖被兄長指揮土人，幾面夾攻，忙於防禦，不暇再顧後面，後樓敵人，也有不少，又都居高臨下，就是冒險衝到，救出二女，也是艱難，心裏一急，瞥見幾處火起，臨近後樓的敵人，紛紛入水驚逃，知道預計成功了一半，敵人實在無用，忙由水中，縱馬趕來，自恃馬快，明知身後敵人，大舉追來，意欲當先搶到，並未回顧，後面來敵，多半都是老賊，參養多年的死黨，無一庸手，內中並有幾個，日前趕到的新舊同黨，不特武功甚高，還有好些會水性的，順流而來，晃眼便被追近，李強看出危急，忙回手取下肩上所帶火箭，擦燃藥引，朝前打去，第一枝竟被敵人，打落水中，相隔越近，正將飛刀火箭，一同發出，又有一

枝鋼鏢，由耳旁擦過，馬股也被另一箭頭，掛了一下，往旁驚竄，瞥見前面恰是一堆亂石，還有三四尺石尖，露出水面，忙將馬頭一偏，斜駛過去，避在石後，一面迎敵，總算第二枝火箭射中後面船篷，敵人搶救不及，當時火起，火星爆炸，又打傷了兩個，這類特製火箭，上附好些火球，一經爆炸，落到那裏，燒到那裏，船上一亂，木排上敵人，祇顧接應同黨，無暇傷人，略一疏忽，接連又是兩枝火箭飛到，一枝當先打中，另一枝被當頭敵人，一刀斬斷，有火的半截，也同落在排上，轉眼火勢大作，燒將起來，當頭這一船一排，恰是前說老賊多年死黨，本領雖高，多半不會水性，年紀也都不小，爲了相隨老賊多年，身家在此，知道平日行爲太惡，冰山一倒，萬無生路，此是死活存亡之局，因此全都奮勇搶先，想照老賊所說，相機行事，狗子如不聽勸，便將玲姑綁去拷問真情，以便應付，並將樓中所存，父子二人多年心血聚斂的金珠珍寶，全數搶往後樓，以防落於敵手，真個不行，便帶了這些值錢東西，在這些心腹死黨，保護之下，坐了木排，衝出重圍，非但保全許多財寶，此去還可勾動官兵，借口平亂，將土人全數殺光，報仇洩恨，因知此舉，頗有油水，搶先更快，不料中途，遇見七星子，眼看追上，忽遭慘敗，前船火起，後面三隻木排，相隔還有兩三丈，小船業已火光通紅，木排較長，也少容身之地，火是越燒越旺，有的還受了傷，那裏還顧對敵，急得大聲狂呼，稍會水性的，已先入水，往後船游去，不會水的，也把全身沉向水中，以防

燒傷，上面手抓木排無火之處，正在狂呼求救，這面樓上，二女眼看李強，形勢危急，龍姑急得要往下跳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被玲姑雙手抱住，正在跳脚哭喊，忽見李強，晃眼之間，轉敗爲勝，似見二女情急，不願再和敵人動手，已縱馬趕來，立時轉憂爲喜，龍姑表面，還看不出，玲姑心中狂喜，雙手緊抱龍姑，顫聲喜呼，你看三弟，真有本事，第二句話，還未出口，瞥見後面木排上，忽有兩人，縱身入水，跟着，便聽江茹二人，喊聲不好，江萊回顧龍姑，喊聲二位嫂子，快些回房緊守，三哥業已危極，我們非去不可，祇得片刻功夫，便無事了，話未說完，人已竄入水中，茹億更連話都顧不得說，當先搶入水中，這時玲姑，一心都在李強身上，自家安危，和身上所受的傷痛，均已置之度外，連那幾個膽大一點的丫頭，也覺主人必敗，七星子已來，主母是他情人，轉眼便可跟他脫出火坑，跟在身旁，忘了害怕，一心祇盼七星子快來，二女均不知水性，玲姑更是外行，遙望李強，騎着白馬，業已順流馳來，兩面樓上的敵人，差不多逃光，有幾個搶不上的，膽子又小的，不是就地藏伏，便是跪在樓上哭喊，七星子爺爺饒命，不要放火，李強理也未理，後面五隻船排，當頭兩隻，通體火起，已無敵踪，後面三排，雖將水中同黨接上，順流而來，相隔已遠得多，祇管同聲喝罵，並無動作，當中空出的水面，有七八丈，決追不上，水面上並無動靜，不知江茹二人，何故驚慌，眼看李強，相隔越近，離樓祇得四五丈，轉眼到達，二女正在

同聲喜呼，我們都在這裏，你快點來，龍姑眼尖，又知樓上，敵人尙多，始終戒備，正喊之間，瞥見樓角，有光一閃，料知有人，持刀掩來，再看前樓一角，也似有人探頭，心想，玲姑不肯聽話，連這些使女，也跟了出來，如有敵人，豈能兼顧，心中憂疑，暗將飛刀，拔出兩把，故意朝着樓外，大聲喝道，你們快由後樓上來，兩面包圍過去，敵人多在前樓，後樓也許還有餘黨，不可放他逃走，邊說邊把手一拉，搶在玲姑的側面，冷不防縱往樓角，果有三個敵人，貼身掩伏，似想冷不防，暗下毒手，一個手中，還拿着一隻鋼鏢，見了龍姑，剛要迎敵，被龍姑甩手一飛刀，當時打死，後面兩個，先聽那樣說法，本就情虛胆寒，見此厲害，大驚逃去，被龍姑接連兩刀，又打傷了一個，龍姑心有顧忌，不敢再追，重又趕回，耳聽玲姑驚呼，龍姊快看，那是什麼，說時，龍姑已瞥見李強坐下的馬，無故向前驚跳，緊跟着，一條人影，水塔也似，剛由馬後冒起，看神氣，是想暗中行刺，不料那馬靈警，已先避開，撲了個空，那是一個禿頭老賊，一手拿着一根帶鬚鋼刺，一手拿着一個鐵筒，剛把身子側轉，手中暗器，還未發出，先是一點寒星一閃，緊跟着箭也似由側面冒起一條人影，照準那賊迎面衝去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茹億，禿賊正是黃河三龍之一，由水中暗暗掩來，打算出其不意，將李強刺死，連馬搶走，不料撲了個空，回手想發暗器，做夢也未想到，水中趕來一個強敵，才一照面，左膀先被敵人，暗器打傷，人也跟踪竄到，來勢又猛又急，驀不及防，

竟被茹億七稜如意純鋼鑽，刺中面門，死於非命，二女先見李強，形勢奇險，差一點沒有受傷，心中一驚，茹億恰好趕到，一擊成功，方自慶幸，前面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另一老賊，看出馬快靈警，特意由水底繞到前面，準備那馬一跳，迎頭猛下毒手，始終望見人馬竄來，果不出他所料，心方高興，那馬靈慧無比，早就覺着前後皆敵，後面業已發動，一面怒嘶示意，警告主人，縱時，往側一偏，想要避開來勢，那賊水性武功，在三龍中第一，年也較輕，看出那馬狡猾，匆促之間，還沒想到二龍和大龍一樣，已在水中，爲敵所殺，自恃武功，和三龍特有的暗器，竟由水中縱起，口中喝罵小賊納命，上半身剛竄出水面，瞥見來路前面，二龍被一敵人，打落水中，不知生死，急怒攻心，未容轉念，猛覺水力甚勁，腰間一痛，知道不妙，回首一蛇矛尖，沒有刺中，業已肚腸斷裂，怒吼而死，原來三龍，回身暗算李強，江萊恰由後面趕到，先和茹億一樣，並未看出有一水賊，由側面繞來，後覺水中，起了漩渦，便知不妙，雙足一登，照準水動之處趕去，目光到處，瞥見那賊竄起，忙即追上，照準腰間，就是一鑽，當時深刺入腹，那賊水性最好，如在平日，也不致死得這快，祇爲上來輕敵不會水性，驕狂太甚，剛一出水，便聽同黨，驚呼慘死，怒火上攻，江萊下手神速，驟出意料，等到警覺脚底，水力有異，業已送命，李強見馬，連聲怒嘶，和方才一樣，連竄帶跳，身後敵排尙遠，便料水中來敵，還沒想到敵人前後夾攻，聞得身後怒吼，回顧茹億，

殺了一賊，又聽前面怒吼，江萊也正除去一個，見面略談，想起二女，人在樓上，越發發孤，不禁大驚，不便埋怨，且喜相隔不遠，正待催馬前進，忽聽前面喊殺之聲，抬頭一看，又急又怒，就這前後幾句話的功夫，對面二女，已入危境，原來前面狗子聞報，後樓來了兩男一女，連傷多人，老賊又命人警告，命其不要再顧後樓，以免分散力量，一面由老賊派了能手，坐上船排趕來，將後樓那些財寶，搶先搬走，並將玲姑擒去，拷問敵人虛實，以便相機應付，狗子雖然恨極玲姑，暴跳如雷，但知老賊，人面獸心，當此危急存亡之際，忽然想到玲姑身上，分明別有用心，想起老賊，每見玲姑，先是涎皮笑臉，贊不絕口，後見玲姑，看他不起，無法調戲，祇一見面，老是賊眉狗眼，盯在媳婦身上，前面敵人，聲勢那樣厲害，他還動此色心，不由勾動前恨，妬火中燒，先令來人傳話，破口大罵，說如今這些金銀珠寶，都是我的，誰也休想動我一草一木，一面傳令，喊了幾個有本領的武師，和得力打手，隨同保護，乘着敵人，沒有攻進，由前樓後面，坐了兩條木排，趕往後樓，想將玲姑連同樓中積蓄的金銀珠寶，一齊搶往前樓，免被老賊搶去，因聽來人，雖祇三個，本領甚高，又有一些胆怯，特意把人，分成兩起，一起埋伏前樓待命，自領一起，暗中下手，同時發難，知道玲姑尚在房內，與敵勾結，閉門待救，先在衆武師，保護之下，偷偷掩往樓中，暗將前房隔扇撥開，掩往玲姑房內，先將他綁走，然後裏外夾攻，殺死敵人，再搬東西，主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內兩武師，頗有本領，本是跟踪縱出，忽聽外面，吶喊警告，狗子被人擒去，料知不妙，剛一遲疑，內中一個，覺着幾千里路，被人重金聘來，還未上場，主人先被擒去，又聽狗子，哭喊饒命，覺着不是意思，剛拿刀冷不防縱將出來，龍姑早已防到，揚手一飛刀，恰巧打中太陽穴，透腦而進，本難活命，再就勢一刀，一聲怒吼，斫翻在地，那人原是北五省有名人物，誰也想不到死得這樣容易，後面的人，見狀大驚，立被鎮住，龍姑不知前面敵人，見狗子被擒，心存顧忌，祇在虛張聲勢，並不敢真個上前，奸刁一點的惡奴，看出不妙，已在另打主意，一見狗子，祇管慘號哀求，周身亂抖，一言不發，也是情虛，一面厲聲喝罵，用刀背亂打狗子肩膀，又將玲姑，一把拉到身前，以防身後暗算，故意喝道，玲姊，你不要怕，老賊現已被我七星子大哥捉住，小狗性命，又在我的手中，這些狐羣狗黨，祇敢傷你一根毫髮，我便將他狗肉，片片割下，說罷，又打了狗子一刀，疼得狗子，手脚亂抖，驚悸忘魂中，瞥見玲姑在旁，回手一把，抱住玲姑的腿灣，哭喊夫人救命，祇要饒我一條狗命，七星子爺爺，要如何，就如何，祇將家財，賞我一半，情願將你，雙手奉上，送與李三毛爺爺，玲姑素來心軟，不似龍姑，人雖和善寬厚，疾惡如仇，雖然恨極狗子，見此慘狀，也看不過去，方想從旁勸說，一聽這等說法，氣得啐了一口道，你怎如此糊塗，真當你那狼心狗肺，疑心對了麼，休說三毛，正直光明，家有賢妻，我們祇是姊弟之情，便我姓陳的，也沒有那

麼輕賤，龍姊好好叫你，招呼他們，不要亂動，你滿口亂說，祇有多吃苦頭，你父子作惡太多，今日大勢已去，好好聽話，少受好些活罪，求我這個苦命人，有什用處，我被你害了一生，莫非臨死還要污賴我麼，狗子抱緊玲姑的腿，還不肯放，龍姑瞥見丈夫，已快趕來，大喝小狗再不敢放手，我刀斫下來了，玲姑於心不忍，笑說，龍姊息怒，他雖不仁，妹子素來胆小，話未說完，龍姑暗中好笑，此女真個柔弱無能，使用刀一晃，狗子這才嚇得把手一鬆，哭喊起來，龍姑見他，始終沒有聽清自己用意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忽聽前面，喊殺之聲，敵人業已追殺過來，同聲吶喊，後房諸位英雄，和本莊諸位弟兄，快些出來，裏外夾攻，殺這女賊，老莊主已到前樓，命人傳令，說小莊主不孝，不聽良言，自取滅亡，不必再要顧他，祇將這般強盜反叛殺退，每人均有百畝良田獎賞，並將家財，取出一半，分與大家，我們快些殺呀，原來老賊，連接心腹下人回報，說狗子非但忠言逆耳，並還忤逆不孝大罵他老狗，罪魁禍首，事完還要尋他拚命，再聽狗子前樓那樣佈置，斷定轉眼敗亡，想起用盡陰謀，多年心血，好容易積成這大一片基業，祇爲狗子，獨生嬌慣，對於土人，比自己還要凶惡十倍，才有今日，眼看家敗人亡，好心爲他出主意請人，反倒時常當人受他惡氣，本就憤極，身邊的人，又因狗子，驕狂忤逆，氣他不過，再一挑撥，不由把平日忍無可忍的怒火，一齊激發，老賊最工心計，機警老練，陰險已極，一見狗子這等不孝，不知厲害，自己因祇一

子，連想委屈求全，都辦不到，心中恨極，自知忙亂不得，先把氣沈穩，想好主意，一面命人再去通知，告以計策，一面帶了後莊精銳，照計而行，狗子如有絲毫父子之情，能聽他話，仍舊幫他對敵，否則，便由自己出頭，與敵一拚死活，這末次人來傳命時，老賊已換了一身土人打扮，同了幾個心腹死黨，守在船上等候，那些會水性的黨羽，也全伏在水中，待機而動，後一聽去人回報，狗子還是大罵，非但不聽，反說了許多難堪刺心的話，不由怒火攻心，地理早已相好，逕由旁邊花林中，掩到正面樓上，由同去的死黨保護，到了前樓，樓上爲首幾個主持人，到有半數是和老賊是多年交好，和新請來的能手，這些雖是窮凶極惡的綠林中人，因老賊善於籠絡，旁觀者清，見狗子忤逆不孝，多半氣憤，人又吝嗇，不似老賊賞罰分明，該用的錢，每能大量出手，除却幾個專向狗子討好的飯桶，無形中多傾向老賊一面，這些舊人，十九身家在此，知道平日，橫暴太甚，與土人誓不兩立，休說主人，出有重賞，便爲自己，也應出力，凡是武功稍好，明白利害的，此時尙打着拚命主意，新人均受秦賊父子重聘，一到便發生變故，一則，逞能好勝，惟恐丟人，二則，來人多半靠着打搶爲業的無業凶人，未來以前，便有官家作對，和平日結下的仇敵報復，聽說當地，世外桃源，主人待遇又好，均想遷來當地隱避，享現成福，老賊再說得天花亂墜，全都心動，也願爲之出力，無奈狗子，祇是一點鬼聰明，人雖陰險狡詐，說起來頭頭是道，祇會坐在家中，作威作

福，盡情享受，狂傲自私，實則毫無能力，遇到變故，便手忙腳亂，一時一個主意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明明廢物，能說而不能行，偏要多管閒事，性又疑忌，顧慮太多，口說大話，胆小如鼠，鬧得爲首幾個能手，好些爲難，不聽他話，又不好意思，眼看形勢越險，前莊樓台，已被土人，三面包圍，狗子祇會暴跳，隨意喝罵手下惡奴，有時還要作梗，正拿他無法，頂好他自己走開，內一老武師，乃老賊死黨，久經大敵，本領既高，和新舊兩起人，多半相識，頗有面子，狗子一走，立時乘機號召，團結人心，正向衆明言利害，從新佈置，老賊忽然趕到，並還帶了不少人來，後面還有接應，當時全樓上下，增加了許多勇氣，老賊看出薑是老的辣，自己一到，便改了樣，越發心定，以此自豪，覺着手下死黨尙多，事尙可爲，正在查看形勢指揮，忽聽後樓告急，說狗子業已爲敵所擒，知道雙方深仇，一落敵手，萬難活命，如不割去這片猪肉，反受敵人挾制，同歸於盡，再想起狗子忤逆痛心，把心一橫，立傳急令，吩咐後樓的人，立即進攻，能救則救，不必再管狗子安危，並設重賞，事成之後，非但新村敵人所有，便自己家財，也可分出一半，衆徒黨知他，說話算數，祇圖貪功得賞，那還再顧狗子死活，又聽老賊，業已派人接應，祇等樓中財寶搶出，並還自己放火，焚燒後樓，搶運東西的人，業駕木排起來，衝往存放財物之處，一聲傳呼，便殺上前去，龍姑一見不妙，心中大驚，連用飛刀，朝前打去，雖然打傷了幾個，無奈對方人多，又是狗子選出來

的幾個貼身好手，老賊重賞之下，人人努力，並不退却，眼看殺到面前，惟恐狗子，抽空逃走，此是首惡，也許還有作用，來時說好，活捉回去，當衆處置，不便殺他，自己又顧不過來，祇得先一刀背，將狗子左腿打斷，口中急呼玲姊，看守禽獸，莫令逃走，救兵就到，待我殺上前去，說罷，縱身上前，左手鋼刀，疾如風雨，右手飛刀，連珠發出，仗着樓廊，寬祇丈許，來敵吃了人多的虧，龍姑想起一時任性，方有此失，萬一玲姑，不能救出，豈不丟人，心裏一急，越發拚命，賊黨被他，連傷數人，見不是路，立時變計，一面分人，去抄後路，打算兩面夾攻，一面把人散開，不往前擁，先由兩個好手，上前對敵，龍姑力敵二人，見所發飛刀，多半被人打落，對面敵人，本領甚高，心正惶急，忽聽身後哭喊，忙中回顧，原來賊黨分出的人，還未趕到，樓上原有的惡奴，已由後面，偷偷繞來，玲姑本沒心腸看守狗子，胆子又小，祇在樓外，揮手狂呼，三弟快來，全沒顧到別的，一看李強，也剛脫險，三人會合，邊說，邊往前趕，還未發現二女危機，玲姑喊他不應，正在愁急心跳，衆惡奴已由樓角掩到，狗子斷掉一手一脚，痛得死去活來，因聽老賊，已到前樓，傳令殺敵，不要顧他，越發心寒胆落，狗子雖是嬌生慣養，享盡人間奢侈荒淫生活，人到急時，自有一種逃生之力，驚悸忘魂中，瞥見仇人，殺上前去，玲姑又未管他，知是生死關頭，那裏還顧得身上傷痛，戰兢兢咬着牙齒，拖着痛手痛腳，一手抓地，連滾帶爬，上半身剛轉過樓角，被衆惡

奴，迎頭發現，知道老賊祇此獨子，奇貨可居，如能搶救回去，絕大功勞，必有重賞。那還再顧敵人，慌不迭爭先上前，搶了就走，大家都想爭功，有那下手稍慢，搶不及的，抓着一點衣服，也是好的，如非爲首兩人力大，口中急喊，小莊主周身是傷，留心拉痛，我們都有功勞，不要亂搶，差一點沒把狗子分了尸，可是這些惡奴，手仍不放，祇不再用力硬奪，一齊湊上前去，擁了狗子，連跑帶喊，紛紛討好巴結，問長問短，狗子萬分痛苦，急於逃命，又想報仇，無奈痛得聲音都抖，衆惡奴亂着一團，話說不清，好容易被人擁進中間穿堂，幾次顛聲哭喊，敵人祇有一個女賊，那狗賤人，與他一黨，不肯代我求情，還說我自作自受，快分人去，將他抓來，由我千刀萬剮出氣，每人另加三百兩銀子賞號，衆惡奴一聽，忽想起主母通敵，還在憑欄狂呼，內有兩個色鬼，更想欺心，佔點現成便宜，和幾個守在狗子身旁，擠不上去的，慌不迭應聲趕來，玲姑始終沒有留意身後，衆使女已逃得沒了影子，眼看李強，縱馬急馳，離樓不遠，江茹二人，已早鑽入水中不見，方想他一人趕到，也是寡不敵衆，他夫妻都是爲我，否則，不會犯此奇險，再一想到落到狗子手中，所受慘刑，心胆皆寒，連急帶嚇，剛把心一橫，待要投水自殺，以免心上人，爲他所累，猛覺身上一緊，已被一惡奴攔腰抱住，拖了就走，寵姑回顧，又驚又急，恰巧當頭敵人，一棍打到，心中憤怒，用足平生之力，反轉刀背，猛力往上撩去，右手三把飛刀，相繼同發，用力太猛，手臂也被

震酸，敵人鐵棍，却被打飛，龍姑原是情急心慌，忙着往救玲姑，沒想到事情湊巧，這三把飛刀，雖是朝前亂打，沒有準頭，正趕上後面敵人，縱將過來，恰巧鐵棍打飛，飛刀本應由旁飛過，被棍一擋，往旁一偏，其勢更急，一下釘在第二人的耳根上面，打進大半截，怒吼一聲，重傷倒地，前面兩個好手一敗，後面羣賊，自是胆怯，呆得一呆，龍姑已反身殺去，警見玲姑，被惡奴橫拖倒曳，往後樓逃走，另兩惡奴，剛剛趕到，正想拉玲姑的腳，玲姑已急得花容慘變，嘶聲哭喊，想是情急拚命，雙腳亂登，回手一抓，將身後那賊的眼睛抓傷，鮮血直流，那賊正在怒喝大罵，勻出一手，要朝玲姑胸前抓去，不由大怒，後面敵人，業已追近，也不回顧，揚手一飛刀，剛打中抱人惡奴的面門，慘號倒地，玲姑也跌倒地上，相隔還有一兩丈，正待縱上前去，前樓繞過來的八九個強敵，已由對面趕來，衆惡奴見龍姑追來，一飛刀便打死一個，知他厲害，正往回逃，見有救兵，重又回身，玲姑二次被人，就地抓起，悲聲哭喊，龍姑快用飛刀，將我打死，免落豺狼之手，感恩不淺，心方憤極，耳聽身後喊殺，回顧敵人，業已追到，前後皆敵，當頭一個，長槍已由身後刺來，祇得回刀迎敵，暗中叫不迭的苦，方想玲姑休矣，忽又聽一兩聲斷喝，一蓬寒光，暴雨一般，接連兩閃，一片丁丁奪奪之聲，耳聽兩面敵人，同聲驚呼怒吼，紛紛縱避，亂成一片，後面這起來敵，已打傷了好幾個，料知援兵已到，精神一振，但未見人，偷眼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丈夫李強，

正由平台，當先搶上，不知用何暗器，將前面來敵打退，跟着，縱向前去，接連兩刀，將惡奴斫翻，氣急敗壞，一手抱起玲姑，一手揮刀迎敵，口中還在急喊，兄弟來遲一步，姊姊不要害怕，包你無事，玲姑先彷彿不願李強抱他，掙了一掙，忽又回手，抱住李強頸項，顫聲急呼，三弟放手，你抱着我，如何對敵，龍姑正想搶前會合，急呼玲姊，你們情同骨肉，避什嫌疑，你受豺狼凌辱，周身是傷，如何走動，李強一見玲姑，身上傷痕，衣服已被撕破，露出一片其白如玉的柔肌，上面還有兩條傷痕紫印，越發心痛，再聽這等說法，不由怒發如狂，急喊龍姊快來，你保護二姊，我不將這些禽獸殺光，誓不爲人，說時，龍姑人已縱過，瞥見受傷羣賊，業已避退，兩面還有二三十個敵人，轉眼殺到，方想，那暗器不是飛刀，兩頭打上，人祇一個，如是江茹二人趕來，爲何不見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暗器，不止一種，更覺奇怪，這原是轉眼間事，李強這面敵人，業已殺到，另一面敵人，也自趕來，李強話也說完，見龍姑趕到，忙將玲姑，交與龍姑，令往身後平台等候，怒吼一聲，惡狠狠殺上前去，龍姑眼看丈夫，怒發如狂，雖極勇猛，無奈敵人，均貪重賞，一見七星子趕到，又祇一人，同聲吶喊，爭先齊上，雖被斫翻了三四個，非但不退，來勢反而更猛，一摸身上飛刀，業已用完，玲姑恐累二人，不住哀聲求死，心正發慌，下面又是幾點寒光，打向敵人叢中，傷了好幾個，先是一條人影，竄將上來，剛看出是江萊茹億趕到，才一照面，當頭兩敵，先被二

人一手一鋼鑽，穿透前胸，死於非命，隨聽茹億大呼，老賊已到前樓，祇等樓中珍寶運完，便要放火，藤舟我已收起，老賊鬼計陰毒，多虧韓奎二哥趕來，因所駕快舟太小，正搶敵人木排，轉眼就到，反正非燒不可，三哥不等這羣豬狗上船，我們先放火箭好了，三人邊打邊說，羣賊見李強，力猛刀沉，縱躍如飛，祇管人多，不能近身，連傷數人，想起七星子的威名，已自胆寒，那再經得起江茹兩個勁敵，轉眼又傷了好幾個，心雖發慌，還無退意，仗着平台這面，地勢寬大，方想改攻爲守，捱到珍寶運完，不會水的，先上木排退去，由幾個會水的，誘敵深入，然後赴水逃走，一面放火，一面發動埋伏，亂箭齊發，攔阻敵人逃路，敵人祇一匹馬，但都不會水性，還有受傷婦女，決難逃命，一聽奸謀已洩，敵人要先放火，全都大驚，正要命人送信，忽聽一聲斷喝，又有二人，縱將上來，正是韓奎，同了雷八，接到李強求助信號，自告奮勇，駕了小舟，同一好幫手，和二個水性好的土人，繞路來援，剛到便遇江茹二人，略一商量，韓奎覺着人多船小，來時窺見前樓，停有好些木排，駕排的都是莊中土人，知是惡人看守，迫於無奈，并非所願，李強也同趕到，正往上縱，便和江茹二人，冷不防各放了一些暗器，立照預計，分頭下手，掩往前樓，先用暗器，將守排惡奴打死，暗中招呼土人，冷不防將木排，全數開走，同來一個最得力的幫手，也在旁相助，前樓賊黨，正忙着搬運珍寶，業已運走了兩批，欄杆也被拆去，還有好些東西堆在上面，準備聚

滿一排運走，如非那幫手淘氣，等木排逃光，縱身上樓，搶了兩隻箱子，下來再走，前樓賊黨，一個也不會驚動，因是動手得快，對面假山上守望的惡奴，看見土人，自將木排開走，大聲怒喝報警，一面通知前樓，派人追截，亂成一片，後樓的人，雖被驚動，因能動手的，均在後面對敵，另有幾名武師，又護送狗子，趕往前樓，搬東西的，都是惡奴，空自暴跳，毫無用處，韓雷二人，搶了木排先走，一到先命土人，將藏伏樓板下面的幾個使女，救上排去，江茹二人，恰由水中趕回，同往旁衝，李強夫妻二人，聞言大喜，更不怠慢，一面隨同殺敵，一面發出火箭，掩護二女，由平台退下，賊黨本就驚慌，又接到前樓土人叛變，木排已全開走信息，越發大亂，內有兩個，想放冷箭的，吃江茹二人，用手中的藤舟疊成的藤牌一擋，沒有打中，李強還剩四枝火箭，已分三面打出，當時火起，內中一枝，正打在人叢之中，一串爆音過處，先傷了好幾個，周身皆火，羣賊心胆皆寒，連滾帶爬，齊往前樓逃退，李強因玲姑受辱，恨到極點，還要追殺，忽聽銀鈴之聲，心方一喜，韓奎急呼，三兄快走，金兒先來，現已發出信號，樓就要倒，左勝又被二女拉住，勸其速退，方始一同回身，一上平台，便見旁邊停着一條木排，可容十來人，正好合用，另外還有十來條，正往無人之處，分頭逃走，遙望側面，追趕自己的三條木排，已快追近，後面追來的十多條木排，不知何故，却往斜刺裏駛去，李強心想，還有一場惡鬥，忙命土人開走，迎上前去，讓姑回顧，

大白二白，忽由樓板下面鑽出，急駛過來，想起丈夫，從未見他這樣盛怒，知爲玲姑而發，又見敵人甚多，丈夫不會水性，船上還有幾個無用少女，如往東南方，繞向前面，並非無路，爲防有人誤傷，一面扶着玲姑，臥倒排上，嘴朝李強一努，示意玲姑，一同勸解，玲姑深知李強，性情剛烈，一經發作，不易勸解，知爲的自己大怒，勸必無用，不便不聽，先故意呻吟了一聲，李強聞聲驚問，姊姊此時可好一點，玲姑強笑說道，我不比龍姊，女中英雄，見此凶殺，心胆已寒，我能生前見你一面，於願已足，方才傷痛，已好多了，李強心方一酸，見龍姑坐在一旁守護，玲姑斜倚他的胸前，正在微笑，忽然醒悟，笑問，龍妹你不願我去殺前面來的豬狗麼，這些都是窮凶極惡的狗強盜，和殘害士人的惡奴，多殺一個，多去一害，你看駕木排的，都是賊黨，連士人都未用，正好殺個痛快呢，龍姑佯嘆道，二姊和你說話，我又不曾開口，我知你那強脾氣，有本事，祇管殺，與我何干，看你方才急得那個樣兒，反正這些惡人，一個也逃不脫，不知忙些什麼，李強笑答，你和姊姊爲人，怎瞞得過我，我不殺敵，敵人也放我們不過，除惡務盡，莫非怕他不成，龍姑原因李強，孤身趕來，連經奇險，心生憐惜，想他休息片時，并非胆小，知他性剛，輕不發怒，發便難收，以爲丈夫最愛玲姑，也許肯聽，見玲姑並不明勸，祇表示胆小嬌怯，可憐之狀，休說丈夫對他癡愛多年的人，便自己見了，也是不忍，方覺此女，真個聰明，那知丈夫，照樣不聽，自己心

意，反被看破，賭氣說道，你平日對二姊，時刻在念，何等愛護，也不看他受傷多重，還經得起驚險麼，萬一對敵之際，受了誤傷，你怎對得起他，李強笑道，此是爲了公衆安危存亡，我已爲你二位，徇私起來，遇見敵人，如何再生顧忌，休說必勝，便是對拚，我三人今日已能同共安危，便是快事，那有見敵退縮之理，二女聞言，心中佩服，表面却不露出一個面含幽怨，一言不發，一個假裝負氣，正要開口，忽聽身後，又有銀鈴之聲，雷八忍不住笑道，二位嫂子，不必生氣，有金兒在此，再來十倍狗強盜，也是送死，玲姑聽他這樣稱呼，臉方一紅，龍姑知他粗人，恐其亂說，方想示意，不令多口，忽聽嘩喇嘆咚，連串大震，波濤立時騰湧起來，木排業已開出好幾丈，回顧身後，烈焰上升，火光熊熊中，半邊着火的高樓，業已倒坍水中，打得水中浪頭，小山一般湧起，因是逆流前進，本來較慢，吃身後急浪一湧，衝出了一兩丈，玲姑初次見到這等威勢，正嚇得心裏亂跳，一條小快船，寬還不到兩尺，其形如梭，箭一般由斜刺裏衝來，船頭立着一個小黃猿，手持竹篙，却有兩丈多長，後面坐一幼童，手持雙槳，其急如飛，衆人這一說話，前面三排，業已臨近，龍姑料知非打不可，先將玲姑輕輕放倒，剛拿起兵器，瞥見豬兒，同了金兒，同駕小舟駛來，喜呼金兒快去殺賊，船已靠近，來敵相隔，也祇兩丈，業有鏢箭，迎面射來，江茹二人，望見內有三人，縱入水內，忙喊，水中來賊，我們殺上前去，跟着，竄入水內，雷八正手持板斧喊

殺，李強和龍姑，先後搶在前面，一面用刀，將來的鏢箭打落，口喝雷八哥不可輕動，話未說完，一條黃影，已似一縷金線，飛縱過去，李強料知必勝，回顧玲姑笑道，金兒上前，我已無須動手，姊姊放心好了，說時，祇聽對面驚呼號叫之聲，亂成一片，前頭一大木排，已順流漂向一旁，喜得豬兒雷八，和身後土人，歡呼不止，原來對面敵黨，正準備以多爲勝，明暗夾攻，忽見一條小黃影，凌空飛來，看出是隻小猿，那知厲害，還想斫殺，不料金兒周身刀箭不入，長臂伸處，不死即傷，手和鋼鈎也似，被他抓住，先是半死，再隨手一甩好幾丈，落向水中，當時畢命，祇見一條黃影，星丸跳擲，所到之處，人便隨手而起，滿空亂飛，紛紛落水喪命，後面兩排，當他怪物，一個亂發鏢箭，一個驚慌欲逃，金兒更是靈巧，飛身縱過，先將搖排的惡奴抓死，將篙樁折斷丟掉，使其無法行走，然後一路亂殺，轉眼全光，水中三賊，也被江茹二人殺死，金兒長嘯一聲，便隔水飛將過來，縱向龍姑肩上，喜得龍姑不住撫摸，連聲誇獎，雷八豬兒，更歡喜得亂跳。

五 「力」的偉大

李強回顧全樓火起，賊黨哭喊求救之聲，亂成一片，因四面逃路，均有埋伏，這般惡人，一個也逃不脫，急於去往前面會合，忙催土人快搖，一面將馬喊過，待要先走，二女恐

又冒險，連玲姑也開了口，李強方說，我還奉命攻打老賊所居高樓，不料被他逃來，業已誤事，你姊妹今已無事，如何不去，忽聽戰鼓之聲，龍姑首先喜呼，大功將成，天也快亮，你看那不是大嫂麼，說時，衆人目光到處，先由東北方火龍也似，駛來十多條木排，爲首一人，正是黑女，朝着老賊樓那一面，急駛過去，每排都是八人，搖櫓橫流而渡，急如奔馬，黑女獨立船頭，指揮前進，望見衆人，搖旗招呼，鼓聲如雷，聽不出說些什麼，李強夫婦，正揮刀招呼，耳聽鼓聲又起，前後一看，又有兩隊木排，都是火把通明，刀槍雪亮，繞着前面大片莊樓之外，往後殺來，龍姑悔道，都是我不好，如今全仗大哥大嫂出力，我們祇將二姊救出，少做了許多的事，李強笑道，誰建功勞，都是一樣，何況事業正多，現在祇是除害，全莊許多土人，還未享到安樂，祇要我們，由此同心協力，領了他們，開發土地，每年增加生產，越過越好，才算真出了力，以後事情，不知多少，各自把心盡到，貪這一時之工作什，照此形勢，大哥想是看出老賊已到前莊，業已變計，我們快走，說時，那兩面木排，有的業已臨近，隔水一問，說是老賊心細厲害，暫時還難攻進，起初李誠不願焚燒後樓，後見火起，改作兩面夾攻，搶救樓中無辜婦女，並令帶話，說金兒胆大貪功，精靈淘氣，雖然敵人萬惡，斬草除根，猴人已死，南山異獸，祇剩金兒，惟防遇見強敵，看出他的要害，又遭誤傷，令速回去，不許妄動，跟着，又見旗花信號，橫空而來，李誠發令，催令速

回，忙即向前趕去，到後一看，衆多土人之力，真個強大，敵人那樣防禦周密的前莊，大小數十百所樓台亭閣，又有老賊這樣一個足智多謀的人主持，加上新舊好幾百個能手武師，惡奴打手，防禦之物，又極厲害周密，並備有許多火彈火槍，照樣沒有得到半分勝意，人還傷了不少，左近兩處，最具形勝的高樓，也被幾十個祇憑蠻力，而肯聽命的土人，冒險奪去，敵人兩次反攻，均被打退，李誠因見敵人，已不似方才狗子那樣輕舉妄動，仗着地利，據險頑抗，惟恐多傷土人，一面將其圍困，一面分人，抄他後路，祇等李強夫婦趕回，商定之後，再行發令進攻，準備一擊必勝，以免衆人激於義憤，憑着血氣之勇，冒險傷亡，與這類豬狗拚命，太不值得，新舊兩面的土人，爲了受害多年，仇怨太深，紛告奮勇，想要冒險衝殺上去，與敵拚命，雖被李誠止住，均在排上，同聲怒吼，咒罵不已，老賊看出厲害，始而命人求和，意欲等待援兵到來反攻，李誠看出是詐，嚴詞拒絕，非要老賊，把多年剝削土人的財產，全數吐出，聽憑當衆發落，才可饒他一死，別的全辦不到，老賊自不答應，因對方還要處置他手下好些最凶惡的爪牙，公然仗義執言，毫不作僞掩飾，便向衆人，痛哭流涕，說我已萬分委屈求全，以我的身分，向這樣窮苦無賴的土人，好言求和，他都不肯，高自聲價，發此狂言，我父子全家不說，連諸位隨我一起的親友身家，也不能免，此時勝敗尙還難料，已是如此，他如得勝，誰也休想活命，賊黨果被激動，老賊乘機再一利誘，連那幾個自

知該死的，也覺敵人，趕盡殺絕，不留餘地，雖有兩個深知土人，受害太深，怨毒太重，這許多人的怒火，一發不可收拾，並非一朝一夕之故，無奈勢成騎虎，無話可說，經此一來，敵人在互相自私之下，暫時反到團結起來，人多歡喜盲從，一犬吠形，百犬吠聲，有幾個人，領頭高呼，老賊又善做作，痛哭流涕，全都隨聲附和，紛告奮勇，惟恐不能表示義憤，一半又因平日作惡太多，無路可走，求和絕望，妄想頑抗待援，盼望外人之助，表面也頗緊張，仗着那片水中地利，彷彿無懈可擊，雙方喊殺之聲，震得波浪羣飛，山鳴谷應，那成千成萬的火把燈光，又和光山火龍也似，聲勢甚是驚人，李誠看見兄弟等趕來，玲姑也被救回，好生歡喜，因聽說狗子，遇救逃回，老賊並未與之相見，起初還有人私通消息，老賊到後不久，傳令將所有土人，全數拘禁，連船排也不許搖，防備更嚴，爲搶這些受難土人，還費了好些心力，終於傷了八九人。才得成功，講和不成，老賊便不在樓上出現，知其鬼計多端，弟兄二人，商量了幾句，便命韓奎豬兒，帶了金兒，駕小快船，去往以前老賊賞月的山之上，埋伏守候，以防萬一溜走，又留後患，並告衆人，聽莊中老人說，老賊最是凶狡多疑，莊園中還有地道，未吞併全莊時，因見仇敵甚多，恐人報復，出入均有武師保護，老賊本身，也會一點武藝，有一年曾經選了五六十個土人，去往園中建屋，先聽說掘地甚深，要打樓基，每日酒肉，待得極好，也不打人，誰都願去，認爲從來所無，可是由第三日起，便

不許做工的人回家，也不許人到他園中窺探，一見多日，忽說那許多土人，甚是能幹，昨日貴客來訪，借去建屋，將他們連夜帶走，每家還賞以幾斗老米，由此失蹤，隔了半年，有人奉命，代往四川運藥，遇到內中一人，哭訴經過，才知老賊開有兩三條地道，事成之後，所有工人，全被活埋，祇有兩人，因與惡奴沾親，事前得到密告，並還設法，先掘一土洞，偷偷逃走，才得保住性命，令其代告家屬，全家速逃，千萬不可走口，以後不會再見，也不知地道，是在何處，疑與所設村鎮相通，雖然另有佈置，還有一個可疑之處，也須留意，故命金兒趕去，二人正在查看虛實，忽見對面前排樓窗上的敵人，互相交頭接耳，好似有事發生，李誠仔細一看，大怒道，我如料得不差，敵人無故自亂，老賊必已逃走，或是藏起，本來想命金兒上前，省力不少，一則防他受傷，二則以後我們，既要憑着各人的力氣，去求大家的安樂生活，永不再受惡人壓榨，一天比一天過得好，由小而大，越來越多，今日便須以本身之力，打敗敵人，除此大害，不能單憑一個猛獸成功，並使大家知道，無論什麼辛苦艱難，都是氣力戰勝，如將許許多多人的力量，團成一起，更是無堅不摧，無攻不克，無功不建，無事不成，力量大得無窮，互相幫助，彼此全是為公，既非靠天吃飯，更不是依賴別人，什麼事都要自己下手，努力前進，自然前途光明，後福無量，我們有我們的智慧精力，為何不用，得之太易，必要忘却此是衆人之力，易啓驕心，要是沒有金兒，莫非痛苦一世，無法

翻身不成，何況除害事小，建立永久基業福利事大，以後還有許許多多的事，均要協力同心，大家去作，誰也不許自私自利，畏難苟安，今日正好借此考驗大家的勇氣毅力，使知今日之勝，不是安易得來，多麼厲害的暴力，祇要萬衆一心，均可將其消滅，有了今日之勝，才有將來之福，今方下種，尙待收成，必須合力同心，共濟艱難，好年月才會到來，以後無論何人，都要出力，才能享受，就有多少之差，也是看你爲衆人出力大小，而分所得，永遠沒有以前那樣欺凌侵害，巧取豪奪，既無不勞而獲之事，遇到暫時眼前的艱險，便應以我羣策羣力戰勝，如何倚賴一個異類猿猴，不過老賊陰險狡詐，不可不防，金兒耳目靈警，用他去擒一失勢無能的老賊，恰好合用，真正對敵，我們有這些久共患難，想要脫出水火，同登樂土的弟兄姊妹，這多人合成一個總力，還把這些釜底遊魂，放在心上麼，話未說完，近側木排上土人，已有好些聽去，立時爭告奮勇，表示自己胆勇不亞於人，晃眼傳遍，大小數百條快船木排，同聲怒吼，聲勢越加威猛，李氏兄弟，早知軍心已固，彷彿快點燃的地雷，轉眼爆發，遙望對面敵人，已現驚慌之狀，知道這些烏合之衆，方才祇是受愚激動，怙惡不悛，強弩之末，倚仗水中一葉之利，不堪一擊，自己這面，却是羣情義憤，萬衆一心，士已可用，機有可乘，斷定一舉必勝，立即傳令，將鑼放倒，一齊擂鼓進攻。本書寫到此處，最後緊張熱烈情節，已經動頭，第八集全書結束，大快人心，不日出書，敬請注意！

